

第七款

武漢會戰

第一項

時間、地區、兵力

一、時間：

民國二十七年（1938）六月中旬至同年十一月中旬。

二、地區：

皖西、贛北、湘北、湖北省東中部、豫南間地區。

三、兵力：

(一)國軍

1. 初期兵力：陸軍約30個師、1個旅、2個團。野戰砲兵約3個團，要塞砲兵約2個團。

2. 總兵力：

陸軍：約124個師、騎兵2個旅、野戰砲兵約7個團、要塞砲兵約3個團，總計約750,000人。

註：內110個師均經久戰，雖有整補，但仍缺員甚多，平均每師以5,500人計列——參閱本款第五項貳之(一)，第二十六軍軍長蕭之楚將軍報告。其餘14個師係後方增援部隊，以10,000人計算，約如上數。

海軍：軍艦有永績、中山、楚同等8艘，寧字及勝字號砲艇10艘，史、岳、文等字號快艇10餘艘，佈雷小輪平明、永平等10餘艘。

空軍：六月中旬有轟炸機及驅逐機 126 架，初期曾以主力支援陸軍之作戰。在武漢會戰期中，陸續補充 104 架，以損失過重，後期僅以一部支援陸軍之作戰。

(二)日軍

1. 初期兵力：

陸軍：約 5 個師團、1 個旅團。

2. 總兵力：

陸軍：約 9 個師團、1 個旅團、1 個支隊（步兵 4 個大隊為基幹）。騎兵 1 個旅團。重砲兵 2 個旅團。戰車 2 個聯隊。總兵力約 250,000 人。

註：日軍以補充情況良好，每一師團，以 22,000 人計算，約如上述。

海軍：計各型艦艇約 120 餘艘。（據判斷：應以驅逐艦為主，含登陸小艇在內。）

空軍：陸軍航空隊與海軍航空隊之各型機合計約 300 架。

第二項

地理形勢概述

參閱附圖——武漢會戰地理形勢略圖

一、全般形勢

本區地域遼闊，擴及五省，形勢重要。武漢處於江漢平原之中，居長江與漢水之交，當平漢、粵漢鐵路之啣接點，東連吳會，西通巴蜀，南接嶺表，北帶中原，有九省通衢之稱。漢口為水陸要衝，華中

之經濟中心；漢陽係軍事工業區，有漢陽鐵廠、兵工廠等；武昌為政治中心；武漢三鎮乃華中之戰略要地。武漢周圍，為古雲夢澤遺址，湖泊密佈，港汊縱橫，南有洞庭，東有鄱陽，幕阜山、大別山地勢險要，蜿蜒南北而交於長江，構成東方之門戶；以雪峯、大婁、大巴等山脈與四川為鄰，為西方之屏障；北有大洪、桐柏等山；南倚五嶺山脈；中為沼澤平原。故如武漢淪陷，其影響所及，將區分戰場為南北兩部，呼應困難，而增加抗戰全局之艱困。

二、山脈

大別山位於鄂豫皖邊境，為三省之界山，主峯霍山（天柱山）在安徽省岳西縣西北，標高1749公尺，一般標高在400—1,000公尺之間，地形險峻，為漢口東方之屏障。其西端之武勝關，在鷄公嶺上，為豫鄂間之交通要道。

幕阜山脈綿亘於長江南岸與修水之間，為鄂贛兩省之界山，主峯在通城東南，標高約1,600公尺，一般標高在400—1,000公尺之間，其主脈自西南向東北走向，為南昌與武漢間之天然屏障。其中九宮山在通城東南側，標高至1,500公尺，傾斜陡峻，運動困難。

廬山為幕阜山餘脈，位於九江南側，鄱陽湖西岸，標高約達1,500公尺，峯巒起伏，地形險峻。

九嶺山脈位於修水、錦江之間，標高在1,500公尺以上。

大洪山脈主峯在京山西北，綿亘於漢水下游東岸，在襄陽與安陸之間，標高在200—700公尺之間，乃漢口西北之屏障。

桐柏山脈，位於鄂豫邊境，乃兩省之界山，主峯在桐柏城西，標高至1,078公尺，綿亘於平靖關、樊城之間，一般標高在200—700

公尺，爲江漢平原與豫南平原之地障，亦爲武漢北部之屏藩。東端之平靖關，爲豫鄂間之交通要隘。

三、河流湖泊

(一) 河流

淮河——發源於信陽之桐柏山中，流經豫南、皖北，進入洪澤湖，支流甚多，南岸以淝河爲最大。淝河源出霍山縣西南，東北流經六安、壽陽、正陽關入淮，五至九月爲漲水期，水深較深。

長江——爲華中之最大河流，自四川東下，經江陵、武漢、九江，去南京、上海而入海。自宜昌以下，河幅漸寬，約爲1,000—2,500公尺，水深12—36公尺，河底大部爲砂石，部份泥沙，不能徒涉。

漢水——自陝西進入本區，至漢陽進入長江，不能徒涉。

長江北岸，支流甚多，大部河底多沙質，雨季漲水時，不能徒涉。

修水——發源於幕阜山，經武寧、永修東入鄱陽湖，漲水期水深3公尺，平時約1.5公尺，形成障礙。

(二) 湖泊

鄱陽湖位於贛北，爲我國大淡水湖之一，水深流緩，週邊曲折甚大，地勢低窪。

洞庭湖位於湘北，爲我國第一大淡水湖，與鄱陽湖同爲調節長江水位之主要湖泊，因泥沙沉積，故湖水面積及水量隨季節而變化，其伸縮性甚大。四週多淤積泥沙，構成錯綜複雜之沼澤地，亦形成軍事上之障礙。

湖北中部爲古雲夢澤遺址，地勢低窪，沿長江兩岸，東自黃梅，

西至江陵，湖泊數量在1,000以上，而以武漢附近為最多。此等湖泊，多脈絡貫通，港汊分歧，水道交織，水上交通方便。

四、天候

湖北省為中部型氣候，夏季炎熱異常，冬季則不甚嚴寒，六至八月副熱帶氣旋，影響該區，且伴有強風急雨，故夏秋季雨量甚豐。漢口附近之氣象概況如附表：

氣候月份	平均溫度(攝氏)	最多風向及平均風速	最多降雨日數	平均降雨日數	最大降雨量(公厘)	平均降雨量(公厘)	降霧日數
6	25.9	NE1.9	18	10.5	900	228.7	6
7	28.8	SW2.0	22	9.4	600	184	14
8	28.8	NE2.1	17	6.9	480	106.5	6
9	24.1	NE2.4	19	7.5	410	77.9	4
10	18.5	NE1.8	21	8.0	300	75.3	2
11	12.1	NE1.6	16.5	6.4	160	51.3	12

安徽省淮河以南地區，在副熱帶季風氣候區，有海洋性兼具大陸

性之氣候，冬寒夏熱，四季分明，雨量調勻，水旱災較少。

江西省四周山脈高聳，將海風隔絕，受海洋氣候之調節少，而傾向於大陸性氣候，雨量充沛，夏季酷熱。

湖南北部，夏季除少數高地地區比較涼爽外，丘陵及平原地區，一般溫度均高。洞庭湖盆地，因受湖水蒸發所致，大氣層濕度濃厚，地面尤為濕熱。冬季北來冷風侵入，氣溫降低，天氣轉冷，有時可至零下5度。自十月至次年三月為乾季；四至六月為雨季，此時山洪爆發，江河氾濫，道路泥濘，妨害運動；七至九月為酷暑，則炎熱異常。

河南省為大陸性氣候，以極地之大陸氣團為主，氣候寒冷而乾燥，惟較暖月份，則有熱帶海洋氣團北來，空氣暖和而潮濕，雨量較多。

五、交通

(一)鐵路

有平漢、粵漢兩線縱貫南北，北通北平，南連廣州，武漢間有輪渡駁運，為南北連繫之主脈。另有南潯鐵路於江西境內，自九江通南昌。

(二)公路

本地區公路，縱橫交叉，四通八達，主要者有京陝、京川二線。京陝線自南京經合肥、六安、葉家集、潢川、羅山、信陽而出南陽去陝；京川線經合肥、桐城、太湖、黃梅、蕪春、漢口等地，西去宜昌而入川。其次以武漢為中心，長江北岸西北至襄陽，北至信陽、羅山、潢川，東北至商城、葉家集，東經太湖至安慶，均有公路可通。南

岸方面南通長沙，東南經陽新、武寧至南昌，及經陽新、瑞昌至九江，再則自瑞昌至武寧，及陽新經辛潭鋪、通山至蒲圻與粵漢路銜接處，均可通達。大部雖工程簡陋，但勉可通行野戰諸車輛；遇霖雨季節，雨量甚多，道路泥濘，行軍困難。

(二)水運

長江在安徽境內冬季可航 5,000 噸級以下輪船，湖北境內可航 3,000 噸級以下輪船；漲水期中則可航 9 公尺以下之萬噸級巨輪。漢水自襄樊以下至武漢間，常年可航 200 噸以下之汽船。淮河在安徽境內可航 100 噸以下之船舶，支流淝河自六安至正陽關，常水期可通行³ 0 噸以下之民船。修水在銅鼓、武寧間可通 5 噸以下汽船，武寧至永修，漲水期可航 30 噸之船舶。

第三項

會戰前一般狀況

一、國軍

當國軍放棄南京之同時——民國二十六年（1937）十二月十三日——軍事委員會於湖北武昌，判斷全般狀況，為爾後作戰策定作戰計畫，其概要如次：

一、判斷——敵之企圖，不外下列二項：

(一)暫時收拾戰局——敵軍在北方雖兵力空虛，但如攻略南京之後，勢必轉用兵力，以一支進佔杭州，以大部由津浦路北上，略取山東；進出黃河，同時由北方渡河，進佔鄭州、洛陽等處橋頭堡，外以備國際情勢之變化，內以觀我國抗戰之動向，同時懷柔欺騙我民衆，使皆歸心降服，藉以

安定後方，鞏固其政權，扮演傀儡，以華制華，如是進可以戰，退可以守，為計之工，無復逾者。

(一)繼續搗我腹心——暴日在其瘋狂軍閥牽制之下，祇知武力之萬能，遑計百年之得失；當此我軍疲憊，國際徬徨之際，乘戰勝之餘威，長驅西進，攻取武漢，實為勢所必然，判斷其進兵之方向，可分三路：

⊖主力由浙贛路經南昌，循贛鄂公路之武寧、大冶向武昌前進。

⊖一路循長江，聯合其海軍，直搗武漢三鎮；並由南昌分一部經浙贛鐵路，進攻長沙，截斷我粵漢路交通。

⊖一部由江北經浦口，略安慶，搗武漢，並分一部經合肥、六安，以出信陽，截斷我平漢路交通。

同時各以一軍，由廣東登陸北進，沿平漢路渡河南下以相呼應，會師武漢，皆為至當應有之行動。蓋敵務以速戰速決者，根本打破抗戰力量，一方既可以完成大陸政策之宿願，一方又能以各個擊破之戰略，起而與蘇俄周旋，甚至獨霸亞洲，驅逐歐美，皆為暴日日夜縈懷之狂妄夢想也。

二、作戰計畫

(一)方針

國軍以確保武漢核心，持久抗戰，爭取最後勝利之目的，應以各戰區為外廓，發動廣大游擊戰；同時從新構成強韌陣地於浙東、贛西、皖西、豫南各山地，配置新銳兵

力，待敵深入，在新陣地與敵決戰。

重點保持於長江南岸。

(二)指導要領

⊖各戰區

- (1)各戰區以現有兵力，就所在地域，節節抵抗，為柔性之作戰，務在交通要線上，縱深配置有力部隊，使在正面阻止戰鬥；同時組織訓練民衆，使連合軍隊，共同施行游擊，以牽制擾亂敵之後方，使其前進遲滯，消耗疲憊。
- (2)為遲滯敵人之目的，各戰區之公路，現在即予破壞（在我第一線內30或100公里之後方者）。
- (3)令各省將碉堡立即拆毀，以所得材料，為構築工事之用，並將全國各地城垣，同時拆除，因我現在既不能藉以拒敵，轉資敵將來利用之以禦我，必使我游擊攻取，均感困難也。
- (4)隨戰局之推移，各戰區應以有力部隊轉進於後表所列決戰地帶（表編者略），同時以其餘部隊，在原戰區敵之後方，繼續游擊，
- (5)對於預期在廣東上陸之敵，責成余副司令長官，以兩粵之力量擊攘之；不得已時，應據守粵北山地，與中央連繫，使我作戰容易。

⊖決戰地帶

- (1)決戰地帶選定於萍鄉、銅鼓、武寧、瑞昌、田家鎮、

廣濟、羅田、麻城、黃安、武勝關之線，在此地帶，配置新銳兵力，構築縱深陣地，在此線外，則由各戰區獨斷游擊，避免決戰，俾敵之砲火機械，不能發揮效能，我之游擊活動，得以盡量發展。在此地帶之各縣縣長，應以軍人充任，俾得組織訓練民衆，捍衛地方。

(2)前進陣地，選定於贛江左岸，清江亘九江之線；江北則沿鄂皖、鄂豫邊境之黃梅、立煌、經扶等總山地構成之。

(兵力配置、陣地之編成要領、工事之構築部隊三項從略)

◎長江及武漢之守備

(1)湖口以西武漢以東之各要塞，應力求增強，並統一指揮，增設長江上游江防司令，以大員統兵守備之，并加封鎖。

(2)武漢之守備，以20個團（5師）擔任之。

以上使用部隊及作戰計畫，另定專案。

註：本計畫係根據軍委會檔案室資料。

國軍根據以上之判斷及指導，爲防敵「乘戰勝餘威，長驅西進，攻取武漢」計，在一貫之持久作戰方針下，換取時間，以掩護「轉移我東南之人力物力於後方，建設西南、西北爲長期抗戰之基地」爲目的，誘敵深入，然後使國軍轉被動爲主動，以爭取最後勝利，乃集中強大兵力于徐州南北地區，引發徐州會戰。迄至徐州會戰末期，乃將

第五戰區之兵力，分別向皖北、皖西移轉，以策劃武漢會戰之實施。該戰區以淮北兵團，北與第一戰區連繫，掩護豫東方面；以淮南兵團，部署於皖中，掩護武漢會戰之準備。以此，一面整頓態勢，一面準備爾後之作戰，將損失重大之部隊，調至戰場較後方補充訓練，以恢復戰力，并於大後方組織新軍，於皖西、豫東、豫南、長江沿岸等地部署兵力，以保衛武漢。江南於幕阜山、九宮山（通山東南側）、廬山等山岳地帶，構築堅固陣地；江北在大別山系，各地構築各線陣地，利用河流、湖沼等地障，構築堅固工事，並於東流、馬當、湖口、武穴、田家鎮等江防要塞處，佈設機雷，以阻敵沿江深入。

二、日軍：

日軍大本營於昭和十三年（民國二十七年、1938）一月三十日，鑑於一月十六日之聲明「此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後，曾有轉為長期作戰之考慮；其大本營作戰部亦曾有至昭和十四年（民國二十八年）下半年攻略漢口之考案，用以整備兵力。至二月十六日御前會議之前，大本營亦曾逐次考慮，必需攻略漢口、廣東。而對「漢口作戰」之方法，則有沿平漢路南下自北方衝擊漢口之背（此主為「中國通」之華北方面軍將領所主張）與沿長江溯江西上之兩種方法，而御前會議之決定，則「暫不擴大」，乃不預想擴大作戰面。其後於四月初，日軍大本營在決定實施徐州會戰時，同時亦決定斷然實施漢口、廣東之作戰，而於擬定徐州會戰計畫時，「預想其會戰後之態勢，將未來應實施之漢口作戰，一併加以考慮。」并「擬將於明年實施之漢口作戰，在徐州會戰後，隨新設兵團之成立，逐次完成準備，提前實施。」其實施漢口作戰之目的，在佔領中國政治、經濟、軍事要域，

其同時實施廣東作戰者乃在切斷中國之國際補給線，用以困擾中國，癱瘓中國軍民之抗戰意志。

五月末，當徐州會戰末期，日軍大本營決定爲利用徐州會戰之態勢，逐次移轉爲配合「漢口作戰」之準備。其作戰指導之方針爲：「華中派遣軍主力沿淮河地區，攻略漢口，儘可能擊滅多數之敵軍。」而以「主力軍利用蚌埠、正陽關、信陽等地淮河之水運，作爲後方補給路，由北方席捲漢口」之策案。「爲此，隴海路方面之追擊部隊，應南下採取攻勢，預定於合肥附近集結戰力。」但因淮河氾濫，該方面行動受有限制，乃將沿淮河之作戰改爲大別山北麓，而以主力則改由沿長江地區西進，企圖分進合擊，會師武漢。

迄至六月十八日，日軍大本營下令準備「漢口作戰」，其參謀總長據以指示「華中派遣軍利用安慶作戰之成果，與海軍協同，相機佔領黃梅、九江之線。」

日軍根據以上之企圖，將自徐州會戰後，正向豫東、皖北進出之第十、第十六、第九、第十三、第六等師團，逐次轉移南下，以合肥爲概略集中地。又由華北及國內調遣部隊，以加強華中方面岡村寧次（Okamura Yasuji）中將之第十一軍，俾使具有溯江作戰之能力。

正當日軍準備進犯武漢之時，日蘇發生張鼓峯事件。（張鼓峯位於朝鮮與我東北及蘇俄之沿海州間，乃圖門江上游間島地區之一山地，可俯瞰朝鮮北部之羅津，東望海參崴，爲一戰略要地。）當年七月間，蘇軍突然一舉佔據張鼓峯，日軍動員一個師團，附以重砲，希圖奪回，蘇軍出動大批戰車、機械化部隊，佐以飛機大砲，雙方展開激

戰，日軍未能取勝，而又懼怕引起日蘇全面戰爭，致妨害對華之作戰，幾經交涉，卒於同年八月中旬停戰。因此一事，致日大本營對武漢之進攻，稍有遲延。

註：見日本軍閥興亡史第五章第二節。全般主要參考日軍大本營陸軍部第四章。

三、皖中之戰鬥

參閱附圖二之一——武漢會戰前全般態勢要圖

附圖二之二——武漢會戰前皖中之戰鬥經過要圖

五月末，軍事委員會鑒於徐州會戰之敵軍，已分別向豫東、皖北進擊（合肥已於中旬陷敵），武漢之會戰，已迫在眉睫，乃策定豫鄂會戰計畫。其保衛武漢部分之要點為：

(一)沿鄱陽湖西岸、經九江、黃梅、皖鄂邊境、豫鄂邊境之大別山系為第一陣地帶，以三個兵團——自右至左為第一兵團薛岳、第二兵團李漢魂、第三兵團孫連仲——分別構築陣地，準備拒敵。

(二)於田家鎮、廣濟、羅田、麻城、黃安、武勝關之線者為第二陣地帶，由武漢衛戍總司令部負責。

同時根據全般狀況，研判敵之次一行動，認為敵將沿大別山地區及長江地區攻略武漢，並將以主力轉用於長江方面，遂於五月三十日對第五、第一兩戰區電示作戰要領如次：

- 一、第五、第一兩戰區作戰地境，為信陽、沈邱、義門集、永城、徐州之線，線上屬第五戰區。
- 二、第五戰區應負下列各項任務：

- (一)第二十一集團軍以一部固守阜陽、太和（阜陽西北），其餘控置於六安、霍山為機動兵團，以一部守舒城。
- (二)第二十六集團軍固守壽州（壽縣）、鳳台、正陽關。
- (三)第二十七集團軍固守安慶（懷寧）、桐城，並以一部防守無為、廬江。
- (四)第二十四集團軍以淮陰（江蘇省北部）為根據地，向津浦路南段游擊。
- (五)第四十八軍以流陽為根據地，向隴海路東段及津浦路中段游擊。
- (六)第二十二集團軍調商城、固始，第五集團軍調太和、臨泉整理，並負責固守。

三、第一戰區……（編者略）

四、第二、第三十、第三十二集團軍等部，調豫東、鄂東整理。

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上將遵照上述電示，乃策定作戰計畫，其處置概要如次：

- 一、第二十七集團軍（附第二十一軍——按：該軍原屬江南第三戰區序列，軍委軍為應楊森將軍之請，而調江北佈防者，皖中戰後，仍調還江南序列）為右翼軍，任江北岸江防，以望江、安慶、桐城至舒城之線為主抵抗地帶。並與長江南岸友軍及第二十六集團軍密取連絡。必要時，應以一部策應中央軍（第二十六集團軍），使其作戰容易。
- 二、第二十六集團軍（第十軍及第一九九師）為中央軍，以舒城以北，六安沿淮河之線為主抵抗地帶。並與第二十七集團軍

及第四十八軍密切連絡。

三、第四十八軍（欠一師）爲左翼軍，歸第四十八軍副軍長王贊斌將軍指揮，以淝河亘正陽關、淮河右岸壽縣附近爲主抵抗地帶。並與第二十六集團軍及淮北兵團密切連絡。

四、第二十一集團軍爲淮北兵團，守備正陽關北側至阜陽、太和之線。

六月二日軍事委員會對第五戰區復作如左之指示：

第五戰區逐次抵抗後，淮北兵團集結商城附近，準備側擊向西南突進之敵。淮南兵團徐源泉部第二十六集團軍集結六安、舒城、霍山、桐城，阻止西進之敵。楊森部第二十七集團軍固守安慶（懷寧）、無爲、蘆江，妨害敵軍登陸，不得已時，退守潛山、太湖、宿松，準備側擊沿江西進之敵。無論狀況如何變化，須保豫南根據地；但韓德勤之第八十九軍，繆徵流之第五十七軍，仍保蘇北向津浦路南段游擊。

至六月三日，蒙城日軍第九師團之一部進迫鳳台，國軍第四十八軍（2個師），退守淝河左（西）岸，正陽關於四日失守。同日合肥之敵第六師團所部約3,000人，由大蜀山向國軍第二十六集團軍（3個師）猛攻，該軍以左側翼暴露，亦於同日晚轉守六安主陣地帶。

六月七日，停泊長江下游大通江面之日軍海軍第三艦隊，協同其陸戰隊一部於六百丈下游之紅樓附近登陸；同日其岡田（Okada）聯隊（判係第六師團所部）2,000餘人，由合肥向舒城東北桃溪鎮國軍第二十一軍之第一四五師陣地猛攻，八日陷桃溪鎮，九日陷舒城，隨即續向桐城、潛山進攻。

日軍於皖北進攻獲逞後，遂以空軍掩護其海、陸軍，而以波田（Hata）旅團及陸戰隊爲基幹之部隊，於同（六）月十一日向安慶以東棕陽鎮附近登陸，當被該地守軍擊退。十二日日軍復向安慶東南及西南兩方面同時登陸，守備部隊爲國軍第二十一軍第一四六師之第八七二團及保安團隊，該部傷亡甚重。此時，國軍第二十七集團軍之第二十軍、第二十一軍各兩個師之大部受無爲方面敵人牽制，而大小關及舒城以南之戰鬥，又屬不利，以致無法應援，安慶遂告棄守。第二十七集團軍乃以一部在安慶西北之集賢關及桐城北之大小關等地阻敵前進，主力則向潛山、太湖方面轉進，繼續戰鬥。

是時，日軍第六師團主力復乘機南攻桐城，并與安慶方面前進之日軍合力西略潛山，十三日桐城失陷，十七日潛山不守，國軍第二十七集團軍乃轉移潛山迄太湖西側山地之線，雖經第二十六集團軍（3個師）自六安、霍山南下策應，亦被阻於潛山西北山地中，爾後與敵暫成對峙。至此，日軍將安慶至合肥之公路線，業已打通，武漢會戰之序幕亦已逐漸展開。

四、地理形勢對雙方戰略之影響

（一）戰略要點

武漢三鎮，爲華中之政治、經濟、交通、工業中心，且爲南京撤離後之軍事指揮中心，關係重大，爲一嚴重地區，若日軍欲以武力屈服中華民國者，則非攻略武漢不可。國軍則爲達成「持久戰略」之目的，亦將利用江北之大別山，江南之幕阜山有利地形，遲滯日軍，換取時間，俾東南之人力、物力，得有餘裕時間向西南大後方轉移。就本會戰言，則下列各點，爲敵我必爭之地：

1. 商城：大別山爲長江北岸對武漢地區之屏障，地形險要，隘路衆多；然幅員廣大，正面遼闊，而商城與羅田爲山區內兩交通要點，而商城爲至麻城公路通行較易。如日軍通過該地區，則進出山區直衝漢口。

2. 廣濟：南倚長江，北屏大別山，爲京川公路上之戰略要地；地形複雜，雨季時沼澤處處，泥濘載途，運動困難。如廣濟失守，則田家鎮要塞陸正面失去屏依，大別山南翼暴露，漢口之東方門戶開放，雖尚有白馬、巴陽等河流可資依托，但障礙力不大，無險可守。

3. 平靖關、武勝關間隘路：該地區爲桐柏與大別兩山脈之銜接處，豫鄂間之交通要隘，爲漢口北方之門戶。若日軍通過此隘口，即可拊漢口之側背，長江以北大軍之後方補給線被切斷。

4. 九江（含廬山）：爲長江南岸鄱陽湖西岸之戰略要點，西可屏蔽武漢，當南潯鐵路之終點，形勢重要，日軍若以重兵溯江西進，乃爲其所必攻之處；若一旦九江爲日軍攻取，則日軍可據此以集中兵力，西衝武漢，或南攻南昌。

5. 瑞昌、武寧、陽新間之山地：爲幕阜山系之餘脈，地形複雜，高地起伏綿亘，大部隊運動不便，且爲武昌與粵漢鐵路之東方屏障，其得失直接影響武昌及粵漢鐵路之安全，故爲國軍所必守。

6. 田家鎮：該地區江面狹窄，南北兩岸均築有要塞，可以火力控制長江航道，爲武漢東方之最後門戶。若本地區有失，則日軍海軍可自由溯江西進，直衝武漢。

(二)綜合分析：

武漢爲中華民國之心臟地帶，華中之戰略要地，日軍勢在必攻，不論其將以主力自北南下，或利用其優勢之海軍（其第三艦隊爲淺水

艦隊），溯江西進，其長江南北兩方，均將有其重兵之進襲，故就本會戰而言，以上所列舉之戰略要點，均為保衛武漢要地及換取時間所必需者。尤其北方之平靖關、武勝關間隘路，江南之瑞、武、陽間幕阜山餘脈，與田家鎮要塞，關係會戰之勝敗，最為重要，如上列地區不守，則武漢亦無法可守，故上列地區，為保衛武漢之決勝地區。

由此可知，保衛武漢，須守備其外圍要域，若外圍不保，則武漢即失却屏障，其本身無險可守。其次，長江橫貫東西，將戰場劃分為南北兩部，北岸有大別山之險要，可資防守，南岸有幕阜山之險阻，可資側翼依托，而公路網則自武漢向外放射，僅就地理形勢上言，從野戰戰略上觀察，若實施以武漢為核心之內線作戰，應屬有利；不過，海空軍之優勢，操在日軍之手，則形勢即行改觀，蓋長江反成為日軍進攻武漢之有利通路，對內線作戰之國軍而言，其渡河點將無法確實掌握，反成為戰場內部之地障，使長江南北兩軍，甚難適時集中兵力於一方，反不利於內線態勢之國軍矣。

第四項 戰略構想

一、國軍

國軍於華中地區，運用第五、九兩戰區之兵力，以粉碎敵繼續攻勢能力之目的，保持重點於江南，向武漢行逐次抵抗，消耗敵軍，以換取至少四個月之時間。

註：根據軍委會民二十七年七月初頒發之作戰指導方針之涵義所擬。

二、日軍

華中派遣軍以奪取武漢要域之目的，利用長江漲水期中，主力沿長江地區，一部沿大別山北麓，實施分進合擊，向武漢採取攻勢。在攻勢前進中，儘可能予敵以重大打擊，以期挫折敵之作戰意志。

註：根據日軍大本營之指導函義及華中派遣軍之會戰指導方策而擬定。

第五項

會戰經過

參閱附圖三——武漢會戰全般經過要圖

概 述

自民國二十七年（1938）六月初以來，國軍以敵軍之進攻武漢，迫在眉睫，乃於六月中旬，改組指揮機構，成立第九戰區，俾負責長江南岸作戰之專責，以加強戰力，敵軍於安慶、合肥公路打通後，更積極準備西犯，遂發生武漢會戰。本會戰歷時五閱月，戰場縱深達400公里，正面亦在350公里以上，敵係由廣正面中分路突進，在大縱深中作戰，乃與國軍發生大小數百次戰鬥所形成。茲將本會戰分爲三個階段，概述如次：

會戰前期（六月中旬至八月末）

江北方面：國軍第五戰區正面，自六月中旬至八月末，當初原在合肥附近之日軍第十三師團，前線推進至六安、霍山東側附近之線，與該地區守備部隊對峙，以掩護其在豫東、魯西之第十、第十六兩個師團向合肥附近地區之集中。緣以淮河氾濫，道路被破壞，行動遲緩，迄至八月中下旬間，始勉能陸續到達戰場。桐城、潛山附近之日軍第六師團，與安慶方面不下一萬之日軍，於七月中旬，向太湖縣城方面實

施分進合擊，國軍第三十一軍被迫退至西側大別山東麓第二線陣地繼續阻敵，太湖城於二十五日失陷。日軍於陷太湖後，主力繼續南攻宿松、黃梅。國軍第六十八軍劉汝明中將部接戰不利，乃於八月二日放棄宿松，三日黃梅失守，後與第四兵團李品仙上將所部對峙於黃梅西側者近月。先是，七月末開始，國軍第二十六集團軍（3個師）曾在潛山西方地區奉命反擊敵人，該部乃以主力由陣地不斷分途出擊，亦一度收復潛山城；至八月初旬，在太湖西側之國軍第二十一集團軍廖磊部（2個軍5個師）亦奉命側擊敵人，策應黃梅方面之作戰，經該部不斷之攻擊後，至八月下旬，先後收復太湖與宿松，該方面之敵，分向黃梅、安慶方面撤退。

江南方面：日軍於六月下旬，其陸軍以波田旅團為先鋒，第一〇六師團繼之，在海空軍之支援下，越過國軍東流、馬當之江面封鎖線，先後攻略馬當、彭澤、湖口等地，至七月五日，最後湖口陷落；該方面國軍第三戰區部隊，在馬當、湖口東南高地線，繼續阻敵。至七月二十二日，以湖口為基地之敵，其波田旅團，在海軍之協同下，乘夜暗潛入鄱陽湖，二十三日零時二十分開始登陸姑塘，黎明前後，更在大量之飛機支援下，節節西攻；二十五日，其第一〇六師團復於九江附近登陸南攻。兩方面至晚會師。其第一〇六師團繼續南攻，終被國軍第九集團軍吳奇偉上將部阻止於沙河、南昌舖附近，該集團軍預備陣地之前方。至八月九日，日軍復西向瑞昌推進，後在其第九師團之增援下擊退國軍孫桐萱將軍之第十二軍兩個師，於二十四日陷瑞昌城。此時，另日軍第一〇一師團於星子附近登陸，圖策應其第一〇六師團之南攻德安，但被國軍第二十五軍王敬久中將部阻之於東西孤嶺附近。

會戰中期（八月末至十月中旬）

長江方面：八月下旬，日軍在合肥附近之第二軍，與其在長江方面之第十一軍主力戰略展開，大致完成，乃於八月末，發起全面攻勢，其主力第二十七師團、第九師團、波田旅團、及沿江北岸之第六師團等部，分別由瑞昌附近及黃梅西側，夾江西進。江南由第二兵團所部；江北由第四兵團所部，分區堵擊，戰況激烈，敵攻勢銳利，終於九月中旬進出富河左（北）岸，并攻取碼頭鎮（富池口東約15公里）、富池口、廣濟、田家鎮各要點，以分趨咸寧及武漢。

南潯路方面：敵掩護翼側作戰之第一〇六、第一〇一兩個師團，繼續南攻，陷馬迴嶺（德安北約40公里），該兩師團會師後，進攻德安，旋國軍第一兵團所部於十月三十日奉准轉移修水南岸既設陣地，與敵對峙至會戰終期。在九月末，日軍第一〇六師團第一三六旅團曾向德安西側迂迴，於萬家嶺（德安西方約20公里）附近，為國軍薛岳上將第一兵團所部捕捉圍攻，至十月十日，除部份脫圍北向潰退外，大部被殲。

大別山北麓方面：日軍第二軍先以第十師團在北、第十三師團在南，分別於八月二十八、九日向六安、霍山正面發動攻擊。國軍第三兵團（由于學忠上將代理）所部，予以節節抵抗，九月初旬敵於攻擊國軍葉家集、富金山（葉家集西南側）宋希濂中將之第七十一軍（3個師）陣地時，其第十師團自外翼逸出，直接進攻固始，陷潢川、薄羅山，於羅山以西，遭國軍第十七軍團（胡宗南中將2個軍4個師）之迎頭痛擊，攻擊一度頓挫，嗣敵第三師團到達戰場，加入其北翼行包圍攻擊，十月十二日，信陽遂告淪陷。先是，日軍第十師團於潢川

、羅山西進時，分別以步騎混合之各一部，南侵豫鄂邊境之經扶與宣化店附近，爲國軍張自忠將軍之第三十三集團軍（2個軍4個師騎1旅）阻止；在羅山西側戰鬥之頃，日軍第十師團主力，以步騎混合部隊附僞軍一部鑽隙突進，十月六日夜，攻佔柳林車站，切斷國軍平漢鐵路之南北交通，致影響信陽正面之作戰。

在葉（家集）商（城）公路方面：當日軍第十師團長驅西進之際，其第十三師團在其第十六師團之增援下，迂迴國軍第七十一軍葉家集陣地北翼後，直趨商城，該軍乃放棄陣地，向沙窩（商城西南約25公里）附近轉進，嗣復以商城地形不利，乃與孫連仲上將之第二集團軍（2個軍4個師）協力，退守城南沙窩、打船店之線，利用大別山險要地形，佔領隘口，憑險防禦，國軍以地形有利，敵雖奮勇苦戰，終未獲前進者月餘。

會戰後期（十月中旬至十一月中旬）

第九戰區方面：國軍於富河西岸之第二兵團正面，十月中、下旬，在日軍第十一軍之第九、第二十七兩個師團，合力猛攻下，突破金牛、辛潭鋪之線陣地後，迄二十六日，於咸寧附近，切斷粵漢鐵路，繼即向左旋迴，國軍第二兵團改行持久抵抗，向湘北方面，逐次佔領陣地節節阻敵，而敵亦分別沿粵漢鐵路、湘鄂公路及辛潭鋪、通城道積極南向攻擊，至十一月十日，敵復以其進入漢口之第六師團主力，溯江西進，登陸城陵磯，策應其第九師團之作戰，第三十二軍團所部乃於十二日放棄岳陽，十一日通城陷落，爾後敵我雙方對峙於新墻河東西之線。

在日軍第十一軍主力向第二兵團進攻之同時，其波田旅團，則由

富池口攻大冶、出鄂城，直撲武昌；其在北岸之第六師團自廣濟，攻潯水、巴河，指向漢口；更以第一一六師團之石原（Ishihara）支隊，在其海空軍支援下，溯江西進，北與第六師團、南與波田旅團逐段策應，向武漢着着進逼。十月下旬其第九師團逼近咸寧附近，信陽方面之敵，向應山方面鑽隙突進，而此時華南方面，敵陷廣州。軍事委員會以武漢之重要性已大為減低，乃決定於十月二十五日自動放棄武漢，敵則於二十六日分別佔領此業已破壞之空城。

第五戰區方面：日軍第三、第十兩師團主力，於陷信陽之先，戰區曾組成第五（豫南）兵團，在桐柏、平靖關、武勝關附近一帶，阻擊敵人，敵則到處鑽隙突入，向應山、安陸方面突入，向漢口側背包圍南進，第五兵團阻擊未果，而敵第六師團亦逼近漢口，戰區乃於二十三日晚下令，於二十四日十六時開始，除留二十一集團軍、第十軍、第五十一軍等部於大別山區，第二十四集團軍（第五十七軍、第八十九軍各2師）於蘇北淮陰地區，繼續實施敵後游擊外，全軍向鐵路以西作戰略轉進，分路脫離戰場。迄十一月中旬，大軍脫敵後，重新在隨縣、京山、沙洋以東概略之線編組新陣地，繼續拒止敵人，本會戰至此乃告終結。會戰經過情形如次：

壹、會戰前期

一、作戰計畫與指導

(一)國軍

參閱附表一——武漢會戰第五戰區戰鬥序列表

附表二——武漢會戰第九戰區戰鬥序列表

附表三——武漢會戰江防軍指揮系統表

附圖四——武漢會戰第九、五兩戰區作戰指導要圖

六月中旬，軍事委員會以敵情漸明，戰區遼闊，兵力衆多，爲適應當前之作戰狀況，增強指揮機構及戰力計，乃調整戰鬥序列，特將武漢衛戍總部改編爲第九戰區，以陳誠上將爲司令長官，轄第一、第二兩個兵團，負責長江南岸之作戰；江北爲第五戰區（司令長官仍爲李宗仁上將），實施協同作戰，阻敵西犯。兩戰區之作戰地境概略沿長江之線，沿江北岸之武穴、田家鎮要塞部份及武漢衛戍總司令部，歸第九戰區統一指揮。

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將軍，當以擊破敵於鄱陽湖西岸及田家鎮要塞以東地區爲目的，擬定作戰計畫，令第一兵團薛岳將軍所部，防守南潯線，并沿鄱陽湖沿岸配置兵力，以南呂爲基地，防止敵進攻南呂及迂迴長沙爲目的。第二兵團張發奎將軍所部以確保九江及田家鎮，并沿江構成陣地帶，必要時，逐次抵抗，消耗敵人，以防止敵人由瑞昌西進，直趨岳陽、蒲圻、咸寧。同時將有力兵團，分區控置於瑞昌、陽新間，豐城、清江間，高安、上高間，宜春、萬載間，咸寧、蒲圻間，武漢、長沙等地區，俾應乎狀況，策應爾後之作戰，其司令長官部設於武昌。

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將軍，以第四兵團總司令李品仙將軍爲右翼兵團總司令，利用長江北岸大別山南麓丘陵湖沼之有利地形，以一部在廣濟東西亘浠水一帶佔領縱深陣地，拒止敵人；以第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廖磊上將爲中央兵團總司令，於太湖、潛山西北山地，相機南下側擊西進之敵；以第三兵團總司令孫連仲上將爲左翼兵團總司令，於大別山北麓與淮河之間，利用地障，拒止該方面之敵；蘇北兵團仍

以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韓德勤中將爲總司令，指揮第五十七軍（2個師）及第八十九軍（2個師）任敵後游擊；并控制第二十九集團軍（轄第四十四軍2個師、第六十七軍2個師、第八十六軍2個師）爲第二線兵團，以王纘緒將軍爲總司令，策應第一線之作戰。

七月初，軍事委員會於頒佈新戰鬥序列之同時，一併頒佈國軍之作戰指揮方針爲：「國軍以各一部守備華南海岸及華東、華北現陣地，並積極發展游擊戰，妨害長江下游之航運，牽制消耗敵人。另以有力一部支援馬當、湖口要塞，迫敵在鄱陽湖以東展開，妨害敵溯江向九江集中，國軍主力集中武漢外圍，利用鄱陽湖、大別山地障，及長江兩岸丘陵、湖沼，施行戰略持久，特注意保持重點於外翼，爭取機動之自由。預期在武漢外圍與敵主力作戰四個月，予敵以最大之消耗，粉碎其繼續攻勢之能力。」

(一)日軍

參閱附表四——武漢會戰日軍指揮系統判斷表

日軍於攻佔馬當、湖口後，繼續增派援軍，鑒於戰區遼闊，兵力分散，日本大本營乃於七月四日發佈華中派遣軍之新戰鬥序列。并將原隸華北方面軍指揮下之東久邇官稔彥王（Higasi Kunino Miya Naruhikoo）中將之第二軍，納入華中派遣軍畑俊六（Hata Shun Roku）大將指揮下，以便統一指揮第二軍、第十一軍及直轄兵團等部。除以直轄兵團大部控制其所佔領之京、滬、杭地區，并防備國軍自浙江方面之反擊外，企圖以第十一、第二兩軍對武漢方面實施南北呼應，分進合擊，以攻佔武漢。并殲滅本戰場之中國野戰軍。

二、江南方面（六月下旬至八月下旬）

(一)馬當、湖口之失陷(六月二十四日至七月五日)

參閱附圖五——武漢會戰馬當至湖口間戰鬥經過要圖

自安慶陷敵後，日軍之第三艦隊，協力受有嚴格登陸訓練之波田旅團爲前鋒，第一〇六師團繼之，在空軍掩護之下，於六月二十三日十七時開始，突破國軍馬當、東流附近之水雷封鎖線，沿江進擊，攻擊馬當。國軍馬當要塞外廓守備部隊第十六軍（李璠珩將軍部之第五十三師及第一六七師之一旅），在外圍之黃山、香山陣地，與敵作劇烈之爭奪戰，雙方傷亡慘重。馬當要塞守備部隊，以與陣地共存亡之決心，與敵行自刃戰，至二十六日，日軍於攻擊中使用毒氣，乃突破要塞之一部，但國軍守備部隊仍據守核心。二十八日，核心守備部隊與外圍增援之第三戰區第四十九軍劉多荃將軍之第一〇五師協同原守備之第五十師殘部，實施反擊未果，同時敵已分兵向彭澤進攻中。二十九日，日軍復以裝甲汽艇載陸戰隊 800 餘，強行越過封鎖線，迂迴馬當要塞守軍之後方，在彭澤下游將軍廟登陸，攻佔彭澤，要塞守備部隊以形勢不利，乃放棄要塞，轉移要塞後方之既設陣地，繼續抵抗。

日軍於攻佔彭澤後，除留置一部擔任彭澤之守備，在其後續第一〇六師團之增援下，主力繼續西攻，與國軍第十一師（當時屬第八軍長李玉堂將軍指揮，由九江方面增援者，爾後歸還第十八軍建制）及第七十七師激戰於流斯橋（在彭澤至湖口之中點）以東地區，同時日軍另以波田旅團乘裝甲汽艇分批溯江西上，採水上包圍與陸上作戰相呼應，在湖口附近強行登陸，與國軍湖口守軍第二十六師鏖戰兩晝夜，砲台守兵傷亡殆盡，第二十六師陣地，亦被突破，該師乃於五日晚向

南突圍，湖口遂告失陷。至是，國軍江防部隊第十七軍團之王東原中將所部之4個師殘部退守彭澤、湖口東南側高地之線，右連繫第十八軍繼續拒敵。

本戰鬥，國軍陣亡團長陳乳奇上校與程福銓上校兩員，營連長以下官兵傷亡甚衆。

國軍空軍，以漢口與南昌為基地，在本次戰鬥中，連日出動轟炸機或戰鬥機一架至十數架不等，攻擊安慶至湖口間之敵艦，予以嚴重之損害，當與敵機遭遇時，雙方互有損失。

(二)九江附近之戰鬥——七月六日至八月二十四日

參閱附圖六——武漢會戰九江附近戰鬥經過要圖

湖口陷敵後，日軍即以湖口附近地區為基地，集結兵力，陸軍有波田旅團、第一〇六師團；海軍計有陸戰隊約1旅團，第三艦隊所屬各艦及台灣、旅順艦隊各一部，計大小軍艦約60艘，運輸艦及汽艇約七、八百艘，有積極西向進攻模樣。

當時，第九戰區綜合敵情，判斷其可能行動有二：

- 一、敵兵力大時（至少5個師團以上），以主力在星子附近登陸，進攻南昌、長沙或趨岳陽、蒲圻、咸寧，截斷粵漢鐵路，包圍武漢；並以一部於姑塘、九江登陸，牽制我軍。
- 二、敵兵力少時（3個師團以下），以主力於姑塘登陸；一部於九江附近，企圖包圍九江，奪取瑞昌。

但以敵目前兵力有限，第二行動之可能性較大。

第九戰區根據以上之判斷，乃以第一兵團部署於鄱陽湖西岸，以防敵萬一第一行動之實施，并同時以策應九江方面之作戰；而以第二

兵團部署於星子、九江互碼頭鎮沿湖江之線，以備第二行動之實施。一部署概況見附圖四第九戰區之部。

國軍第二兵團總司令張發奎將軍即據以策定其九江附近防禦之作戰方針如次：

- 一、兵團為確保贛鄂門戶，以有力一部守備星子、廬山、九江間之三角地帶，并以一部協同田（家鎮）、富（池口）要塞守備部隊，固守九江以西至蕪春、長江南岸要點；主力集結於馬迴嶺、沙河東北至十里鋪要區，並以一部置於瑞昌附近，遇機擊敵於湖江西南岸而殲滅之。
- 二、湖江守備部隊，採取混合及縱深配備，直接阻敵登陸外，尤應努力構成富有彈性而強韌之數線障地，俾達成聚殲敵人於湖江西南兩岸之目的。

該兵團根據以上之方針，策定其部署概要如次：

- 一、右地區守備隊，以第二十五軍軍長王敬久中將為指揮官，指揮第二十五軍之第五十二師、第一九〇師、第四軍（歐震中將）第九十師之一旅，及配屬所要之砲兵部隊，任星子迄姑塘（不含）間地區之守備。
- 二、中央地區隊，以第二十九軍團軍團長李漢魂中將為指揮官，指揮第八軍（李玉堂中將）之第三師、預備第二師、預備第十一師，第六十四軍（李漢魂將軍兼）之第一五五師、第一八七師、預備第九師、第十五師，并配屬贛省保安第三、第十一團，與所要之砲兵部隊，任姑塘至九江及其以西地區之守備。

- 三、左地區守備隊，以第五十四軍軍長霍揆章中將爲指揮官，指揮第五十四軍（2個師）及田南要塞部隊，任碼頭鎮至富池口間之守備。
- 四、兵團預備隊，以第九集團軍總司令吳奇偉上將爲指揮官，指揮第四軍第五十九師、第九十師（欠一旅），第六十軍（盧漢上將所部3個師）、第十九師，分區控置於九江西南之馬迴嶺、沙河、十里鋪、瑞昌等地，依狀況待機擊破敵於湖江西南岸而殲滅之。

該兵團本此指導，至七月中旬，總司令張發奎將軍即據之以下達防禦命令，實施防禦配備及構築工事以待敵。

先是，自七月九日起，日軍不斷以艦砲及掃雷，清除國軍長江及鄱陽湖之封鎖線。中旬以後，其飛機逐次增加，到處轟炸。至二十二日午夜，日軍波田旅團及偽軍一部，在軍艦20餘、汽艇100餘艘協力之下，乘風雨晦暗之夜，潛入鄱陽湖之鞋山附近，二十三日零時二十分開始，在其海空火力之掩護下，於姑塘附近之國軍預備第十一師之正面登陸。該師奮勇抵抗，戰鬥激烈，敵軍陸續增加，敵機亦隨之臨空轟炸，國軍第一二八師亦曾增援反擊，惜該師在敵機攻擊之下，未能到達，第十一師第一線陣地，已被突破，二十四日拂曉，該登陸之敵繼續增加，在其海空軍協力下，繼續西攻，有截斷九江至牯嶺公路、拊守備九江之國軍側背之模樣，國軍第二兵團當以預備第八師固守鴉雀山南北之線，而以第八軍向西攻之敵反擊無效，激戰至二十五日晨，第八軍陣地又告突破。二十四日午後在九江方面，日軍以第一〇六師團，由九江附近之國軍預備第九師正面強行登陸，其空軍與艦砲向九

江城猛烈轟擊，支援其登陸，更以一部由姑塘南方向沙河附近攻擊前進，遮斷南潯鐵路，迄黃昏前後，其由九江登陸與姑塘西進之敵會合，第二兵團以態勢不利，傷亡過大，是晚遂放棄九江。該兵團右翼之第二十五軍以九江方面戰況影響，業已向星子方面轉移陣地。該兵團中央地區隊第二十九軍團則遵戰區之預示，逐次向鑽林山、牛頭山之線佔領預備陣地，繼續拒止敵人。

七月二十五日，日軍於進攻九江之同時，以一部於江北之段窰登陸，向西推進，并與另一部於小池口之登陸協同，攻佔小池口。國軍在該地區守備之第一一九師之第六九一團，經激戰後，被逼退守小池口北側孔龔鎮一帶，繼續拒敵。

九江失陷後，日軍以第一〇六師團爲主，仍沿南潯鐵路及東側地區，逐段向南攻擊前進，八月五日進至南昌鎮、沙河附近，受阻於鑽林山、牛頭山、及鷄公嶺等地國軍第二十九軍團預備陣地之前方。日軍一面整頓兵力，增援戰場；一面調整部署，以一部在南潯鐵路方面掩護側翼，主力由水陸兩方面，同時西攻，直趨瑞昌。

第二兵團總司令張發奎將軍於八月一日，奉軍事委員會電令「南潯方面自即日起，由薛（岳）吳（奇偉）兩總司令負責，張發奎總司令即行調漢。」自此，南潯路方面之作戰，即歸第一兵團總司令薛岳將軍指揮。

以漢口爲基地之國軍空軍，於七月二十九日先後以轟炸機 2 架及 4 架次轟炸九江下游及湖口附近之敵艦，曾予敵艦以重創。

(三) 九江失陷後第九戰區之作戰指導

是時，國軍第九戰區司令長官，當時判斷敵將以一部對南潯路方

面採取守勢，以主力及增援部隊對九瑞公路採取攻勢，先奪取瑞昌縣城，並攻田家鎮、富池口要塞，然後溯江西上，以遂其進攻武漢之企圖。基于上項判斷，乃策定分期作戰計畫，其作戰指導如次：

一、第一期作戰指導（即自目前起至敵攻瑞昌或德安之作戰指導）。

(一)目前之指導一

①以現在九江西南附近與敵接觸之各部隊，繼續拒止敵人，以掩護後方部隊之集中，如有機可乘時，即行反攻，向九江、牯嶺方面進出，施行突擊。

②以有力之部隊（贛省保安2團以上兵力）保有廬山據點，實行游擊，協助九江西南部隊之作戰。

③現在南昌、德安、瑞昌及陽新等處之各部，應加緊作戰準備。田家鎮要塞須作固守兩月以上，武漢衛戍部隊須作固守兩月半以上之準備。

(二)敵以一部犯瑞昌、主力攻德安，同時以一部於吳城鎮方面登陸時一

①第一兵團以主力固守烏石門、德安東西之線，以有力之一部支援并掩護右側背之安全，並另以一部拒止敵於星子方面侵入。

②第二兵團應固守瑞昌以東既設陣地，另以有力部隊由瑞昌南方地區向南攻擊德安敵之側背。

(三)敵以一部攻德安，以主力攻瑞昌，同時以陸戰隊在碼頭鎮強行登陸時一

⊖第二兵團應以主力固守瑞昌以東之既設陣地及碼頭鎮、田家鎮要塞，以控制於瑞昌南方地區之有力部隊，向北攻擊西犯敵之側背。

⊖第一兵團扼守烏石門、德安東西之線，應以機動部隊由德安西方地區向南犯敵之側背攻擊。

二、第二期作戰指導（敵攻佔瑞昌或德安後之進攻）

(一)敵以一部對德安方面取守勢，主力由瑞昌西進，另以一部沿江攻田家鎮要塞時—

⊖第二兵團以有力之一部，利用既設陣地及田家鎮要塞堅強抵抗，阻止敵軍及其艦隊之西進；主力由右翼向北側擊敵人，必要時以控置於陽新附近部隊（關麟徵部），支援田家鎮要塞南岸之作戰，並以控置於咸寧附近之部隊（盧漢部），向東挺進，策應第二兵團主力方面之作戰。

⊖第一兵團應以一部對德安佯攻，以主力由德安西方地區向北攻敵側背。

(二)敵以一部對瑞昌方面取守勢，主力由德安南犯南昌時—

⊖第一兵團扼守永修附近、徐家埠東西之線，狀況不得已時，遂次向西轉移，佔領側面陣地，側擊南犯之敵。以位置於豐城、清江間之部隊（湯恩伯部），由南昌西方地區向由德安南犯之敵側背攻擊。

⊖第二兵團應以一部對瑞昌方面之敵佯攻，以主力由瑞昌南方地區向東進出，攻擊由德安南犯之敵側背，以協助

第一兵團之作戰。

三、第三期作戰指導（敵佔據田家鎮以後，以主力沿江進攻武漢，以有力一部經大冶向咸寧方面西犯時。）

(一)第二兵團應利用陽新、大冶間山地，予敵重創，阻其西進；至大冶後，以一部支援鄂城之作戰，主力於大冶西方佔領陣地，先殲滅西攻咸寧之敵，爾後向北轉移，夾擊西犯武漢之敵。

(二)第一兵團除於南潯路正面牽制敵人外，主力由西方地區北進，攻擊敵之側背，協助第二兵團之作戰。

(三)武漢衛戍部隊利用武漢附近既設工事，堅強抵抗，與外圍各部隊夾擊敵人而殲滅之。

四瑞昌之陷落

參閱附圖七——武漢會戰瑞昌附近地區戰鬥經過要圖

八月九日，長江方面，日軍艦七、八艘及汽艇多艘，於掃除徐家灣之水雷後，逕入瑞昌東北沿江之官湖，逼近港口附近，其陸軍一部在飛機艦砲之掩護下，強行登陸，當被當地國軍守備隊部隊擊退。十日，日軍波田旅團，再行登陸，終以其海空優勢，當地守軍兵力微寡，登陸卒告成功，敵弁於上陸後直趨望夫山。當時，守備瑞昌東北地區之國軍，為孫桐萱將軍之第十二軍所部，其第八十一師擔任徐家灣以西之江防守備，瑞昌正面，僅第二十及第二十二2個師，佔領三線陣地，擔任自港口至瑞昌城間之防禦，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部急調陽新方面之第九十二軍李仙洲中將之第二十一師及第九十五師，與第五十二軍關麟徵中將部之第二師，增援瑞昌方面。而望夫山方面為第二十二

師之第六十四旅，陣地失而復得者再，激戰至十三日，望夫山陣地，終陷敵手。赤湖北岸至十五日止，該軍第八十一師右翼已退守朱庄。

十八日，國軍第二兵團總司令張發奎將軍調整部署：以第九十二軍之第九十五師佔領九坡九窪亘冷山正面，掩護瑞昌之南翼，防敵迂迴，而以第二十師主力守備瑞昌，以第二十一師及第二師在瑞昌以西構築預備陣地。至二十日拂曉，當面之敵，對第二十二師第一線陣地再度發起攻擊，激戰至二十一日十時許，在敵毒氣攻擊與飛機轟炸之下，該師主力傷亡慘重，乃被迫退守牯牛嶺、天子山之線。二十二日，日軍第九師團增援戰場，嗣即加入第一線之戰鬥，迂迴師陣地之左翼，至二十三日，繼續猛攻，第二十師陣地左翼之牯牛嶺陣地終告失陷。二十四日，敵乘勢南下，瑞昌附近陣地全毀，第十二軍主力部隊傷亡慘重，瑞昌城亦於午刻陷落。第十二軍除第八十一師仍在朱湖村一帶繼續拒敵外，主力則調後方收容待命。瑞昌失陷後，日軍繼續向西擴展，當為國軍第二師、第二十一師所阻。

(5) 南潯路及星子方面之戰鬥

參閱附圖六——武漢會戰九江附近戰鬥經過要圖

南潯鐵路方面，日軍第一〇六師團自八月初以來，進抵南昌鋪、沙河附近之線後，亦曾一再發動攻擊，迄未獲逞。

日軍以南潯鐵路正面久戰無功，且廬山之地形險要，迂迴困難，乃在西攻瑞昌之同時，其海軍仍以鞋山為根據地，在鄱陽湖中積極活動，八月二十日三時許，載運其第一〇一師團，在海空軍之支援下，於星子附近，強行登陸，與該地國軍第二十五軍之第五十二師激戰竟日，星子遂陷敵手。二十一日，敵續攻星子西側陣地正面，未能獲逞

，乃轉移兵力，以水上包圍，向牛家穰方面之第五十二師陣地翼側登陸，該師浴血苦戰至二十六日，敵之攻擊頓挫，守軍亦以傷亡過重，當以第一九〇師接替，於東西孤嶺亘萬彬寺之線，繼續拒敵，敵亦以傷亡慘重，補充整頓，爾後僅有零星之戰鬥。

三、江北方面——六月中旬至八月下旬

(一) 潛山、太湖至黃梅間之戰鬥

參閱附圖八——武漢會戰潛山、太湖至黃梅間之戰鬥經過要圖

六月中旬，日軍於略取潛山後，六月二十日，國軍第四兵團總司令李品仙將軍，曾命第二十六集團軍派部在潛山附近側擊敵人，當時，該集團軍即派第一九九師由潛山西北山地出擊，攻擊敵人，收部份成果。

七月一日，桐城、潛山方面之日軍第六師團主力，與扼守潛山西側山地之國軍第二十六集團軍（3個師）主力發生激戰，另一部不下萬人之日軍，自安慶方面進出上下石牌、望江方面，似有合力西向進攻之模樣。是時，國軍第三十一軍韋雲淞中將所部（3個師），已自淮北方面，轉移至太湖西側附近，左與第二十六集團軍連繫，以主力2個師配置於太湖西側大別山東麓，一部向東推進，掩護潛（山）太（湖）宿（松）公路，并以第一三五師為預備隊。七月二十五日，日軍1個師團以上（第六師團為基幹）之兵力，以主力沿潛太公路向太湖急攻，另以有力一部自上下石牌、望江方面向太湖東南地區攻擊，太湖城於二十六日失陷，嗣敵繼續向國軍第三十一軍陣地攻擊，二十九日該軍被迫向西側山地之第二線陣地轉移，繼續拒敵。

日軍陷太湖後，除留置一部壓迫國軍第三十一軍外，主力繼續南

下，沿太（湖）宿（松）公路地區，分三路向宿松、黃梅進攻。國軍防守黃梅、宿松間者爲第六十八軍劉汝明中將所部（2個師），該軍除以第一一九師第六九三團防守宿松外，主力任黃梅附近之守備（另第一一九師之第六九一團在小池口北側地區拒敵）。日軍在進攻宿松之同時，另以有力部隊沿宿（松）黃（梅）公路北側向黃梅迂迴進擊。宿松方面，國軍僅第六九三團，兵力薄弱，遂于八月二日放棄。黃梅亦於八月四日失陷。第六十八軍轉移至黃梅西側地區，繼續阻敵。日軍則爲黃梅、廣濟間之汜濫區所阻，與第六十軍對峙至八月末。

是時，國軍第二十六集團軍（3個師）、第二十一集團軍（第三十一軍韋雲淞中將所部3個師、第七軍張淦中將所部2個師），仍在潛太宿公路西側山地，扼守大別山東麓各山口中。六安、霍山方面狀況無變化。

（二）潛山附近之反擊

參閱附圖八——武漢會戰潛山、太湖、黃梅間之戰鬥經過要圖

七月中旬以來，日軍第十三師團之一部，與國軍第五十一、第七十七兩軍之各一部對峙於六安、霍山以東之線，掩護其第十、第十六師團等，分由豫東、魯西逐次南下，於合肥及其以南地區集結，進攻之企圖，益見明顯。但因淮河汜濫，道路又被國軍破壞，行動遲緩。

是時，國軍第五戰區左翼兵團原由第三兵團總司令孫連仲將軍指揮，旋孫將軍因奉命率第二集團軍參加廣濟方面之作戰，左翼兵團總司令遂由副總司令于學忠上將暫代。

七月二十六日，軍事委員會以廬山、九江一帶戰況轉緊，因此對各戰區頒發訓令如左：

- 一、敵由長江向九江突進，企圖直窺武漢，自二十三日晨以來，與我第九戰區在廬山、九江一帶激戰中。
- 二、國軍決以第九戰區由正面迎擊敵人，以第三、第五戰區襲擊敵後方，行有效之牽制。
- 三、第三戰區應向彭澤、湖口進攻，並加強沿江砲兵，確實妨害敵之輸運。
- 四、第五戰區以3至5個師兵力，向潛山陣地迂迴攻擊，一舉擊破之，進迫安慶。
- 五、希各戰區迅速實施具報。

第五戰區方面，在潛太公路當面之敵，主為第六師團之一部，沿線分區佔領據點，掩護後方連絡線，使其主力向宿松、黃梅之攻擊容易。國軍第四兵團總司令李品仙將軍，於二十九日電轉軍事委員會之作戰指導，令第二十六集團軍總司令徐源泉將軍，其要旨為：「着第二十六集團軍右與第三十一軍連繫，以一部確保西北各隘口，主力由現地向西南擊敵側背，截斷潛太、懷（安慶）太間敵之後方交通線。」徐將軍奉命後，於三十日即以所屬全部3個師之兵力，一部據守陣地，主力分別由潛山西側陣地向潛山南北地區，實施攻擊。其第一九九師之一部曾克復潛山北之余家舖，另一部一度收復潛山城，其另二師亦曾接近潛太公路線，然僅達到擾襲敵軍及破壞交通通信之目的。後亦曾有多次之戰鬥，終以兵力不足，迄未能越過潛太公路深入敵後，至九月末，該集團軍奉令向麻城轉進，乃放棄是項出擊之行動。

(三) 太湖、宿松之克復

參閱附圖九——武漢會戰克復太湖、宿松之戰鬥經過要圖

八月初，第五戰區中央兵團第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廖磊將軍所屬第七軍（3個師）、第三十一軍（3個師——該軍至八月十六日，調英山整訓，其守備任務由第七軍接替）、第四十八軍張義純將軍部（2個師）在太宿公路以西地區，利用大別山麓各隘口之有利地形，佔領縱深陣地，實施防禦，控置主力於山地，相機南下側擊敵人，並隨時以一部襲擾敵人中。當時，敵第六師團主力在黃梅地區，一部附偽軍若干在潛、太、宿一帶，任後方交通線之維護，國軍第七軍與第四十八軍，中旬奉命協力以主力據守原陣地，各以三分之一兵力，向當面之敵攻擊，俾策應黃梅方面之作戰。八月下旬，潛、太、宿地區之日軍，經國軍第二十六集團軍與第二十一集團軍之不斷攻擊，已呈動搖現象。迨至八月二十七日，中央兵團所部克復太湖，二十八日收復宿松，該方面之敵，主力向黃梅轉進，一部向安慶方面撤退。以此，黃梅方面日軍之後方補給線被國軍切斷，乃將補給線變換至小池口方面。

本戰鬥，國軍擊毀敵汽車數十輛，斃傷敵軍人員及戰馬甚衆。

貳、會戰中期

一、雙方之作戰指導

(一)國軍

參閱附圖十一——武漢會戰會戰中期軍事委員會作戰指導要圖

八月下旬，軍事委員會於武昌接獲八月二十三日發自上海之情報，其有關長江敵軍攻略方面者：

一、敵擬以主力出瑞昌——敵刻以一部在星子方面登陸，企圖總攻德安、南昌，但主力仍圖進出瑞昌方面，其先遣部隊為波

田支隊，二十二日猛力向瑞昌前進，不待南昌陷落，即擬溯江西犯，並經陽新攻略咸寧。

二、敵海軍擬在武穴南北岸掩護陸軍登陸，海軍則極力打通武穴方面水路，俾再掩護陸軍在武穴南北岸登陸，協力前進。

三、敵企圖於九月十日前後攻陷武漢，第五艦隊仍在華南馬公港附近，暫不致發動。

軍事委員會於瑞昌陷敵後，根據戰場狀況及敵後情報之研判，除以第一線接觸中之部隊，仍極力遲滯當面之敵外，並自後方調集重兵至鄂南地區，增強該方面之戰力，實施縱深配備，以阻遏敵之攻勢，乃策定保衛武漢之作戰計畫如次：

方針

國軍以聚殲敵軍於武漢附近之目的，應努力保持現在態勢，消耗敵軍兵力，最後確保大別山黃麻間之陣地，及德安、箬溪、辛潭鋪、通山、汀泗橋各要線，先摧破敵包圍之企圖，爾後以集結之有力部隊，由南北兩方向沿江夾擊突進之敵。

指導要領

甲、第五戰區應以現在態勢確保大別山主陣地，積極擊破沿江及豫南進犯之敵。

一、廣濟方面

1. 李延年（第二軍）、許紹宗（第六十七軍）、劉汝明（第六十八軍）、曹福林（第五十五軍）、蕭之楚（第二十六軍）、賈聯芳（第八十四軍）、韋雲淞（第三十一軍）、張淦（第七軍）、張義純（第四十八軍）

- ）、何知重（第八十六軍）等部，確保現陣地及田家鎮要塞，積極擊破當面之敵，並酌派部隊在浠水（第四十四軍）、巴河（第八十七軍）兩線佔領陣地。
2. 田家鎮要塞淪陷後，應改用持久戰要領，遲滯敵之西進，並利用浠、巴兩線之阻止，轉用約5師兵力於宋埠、黃陂間與武漢守備部隊協同作戰。

二、豫南方面

1. 孫連仲（第二集團軍）、宋希濂（第七十一軍）、張自忠（第五十九軍）部固守黃麻以北大別山陣地，並控置馮治安（第七十七軍）、徐源泉（第二十六集團軍）部于麻城、宋埠間兼應各要路口作戰。
2. 胡宗南（第一軍）及于學忠（第五十一軍）部取側面攻勢，與佔領陣地部隊連繫，努力擊破該方面之敵。
3. 必要時第十三師可抽調使用於宣化店附近固守隘路。
4. 最後應確保大別山陣地及信陽，使武漢部隊作戰容易。

三、爾後游擊部署

1. 應指定8個師以上兵力，在大別山分區設立游擊根據地，向安慶（懷寧）、舒、桐、合、六及豫東、皖北方面挺進游擊，尤須積極襲擊沿江西進之敵。
2. 蘇北兵團（第二十四集團軍），應以有力部隊，向淮南游擊，破壞交通。

乙、第九戰區，應極力維持現在態勢，並須確保德安、筭溪、辛

潭鋪、通山、汀泗橋要線，以維持全軍後方，使爾後作戰容易，尤須先擊破經瑞武路及木石港（陽新南約12公里）西進之敵。

1. 南潯路星子方面，以吳奇偉指揮王敬久（第五十二、第一九〇師——第二十五軍）俞濟時（第五十一、第五十八師——第七十四軍）葉肇（第一五九、第一六〇師——第六十六軍）陳安寶（第四十、第七十九師——第二十九軍）歐震（第五十九、第九十師——第四軍）各軍及第一〇二、第一三四師確保德安以北現陣地爲全軍之右翼。
2. 薛岳親自指揮王陵基（新十三、新十四、新十五、新十六師——第三十集團軍）黃維（第十一、第十六、第六十師——第十八軍）李玉堂（第三、第十五師——第八軍）等部及第一三三、第一四一、第一四二、第九十一、預備第六師迅速擊破沿瑞武公路兩側進犯之敵，確實控置荻溪附近各隘路口，以阻止敵之迂迴，並乘敵突入向北側擊。
3. 陽新河（富河）以南，盧漢（第一八二、第一八三、第一八四師——第六十軍）、湯恩伯（第二十三、第三十五、第四、第一一〇師——第三十一集團軍）部及第十四師，應以現在態勢阻敵西進；萬福麟（預四、第一三〇、第一一六師——第五十三軍）、張剛（第一九三、第八十二師——第九十八軍）部，應確保

陽新河北岸及沿江要點，並以黃國梁軍（第九十二、第五十師——第三十七軍）推進至三溪口，準備在辛潭鋪、三溪口附近之線，截斷西進之敵。

4. 關麟徵（第二、第二十五、榮譽師——第五十二軍）、李仙洲（第九十五、第一九七師——第九十二軍）、周祥初（第四十三師）部，以主力控置於通山附近，一部於金牛、鄂城，準備在通山、金牛、保安、鄂城前方高地線，佈置堅固陣地與敵決戰，並保持重點於南翼，湯恩伯部轉用後，及孫渡（新十、新十一、新十二師——第五十八軍）鄧龍光（第一五四、第一五六師）部到達時，均加入該線向敵反攻，情況許可時，上述各部更應向前推進作戰。

5. 第九戰區爾後應以4個師以上兵力，在九宮山建立游擊根據地，常川向敵後方游擊。

丙、武漢衛戍部，準備改守沿江要點及核心陣地，應以現有兵力之一部（第十三師）推進準備使用於第五戰區，第五十五師使用於第九戰區與敵決戰，最後應固守核心陣地，使兩戰區野戰部隊，得從新部署向敵夾擊。

丁、第一、二、三各戰區仍以現在部署積極向敵襲擊，以牽制敵向武漢轉用兵力。第三戰區沿江要塞砲兵，更應排除萬難，妥為部署，俾發揮威力，截斷敵艦長江連絡線。

註：本計畫係根據軍委會檔案室資料

(二) 日軍

華中派遣軍司令官，六月上旬雖已策定其會戰指導，但以鑒於淮河氾濫及作戰準備之進展情形，遂依據大本營指示，於八月中旬，策定會戰指導方策如次：

第一 方 針

華中派遣軍，以一軍沿長江地區，一軍於大別山北麓地區實施作戰，攻略武漢地方之要地；同時儘可能予敵以重大打擊，以期挫折敵之作戰意志。

（附記：本作戰之目的，以攻略漢口為主眼，鑒於軍之兵力及以往之經驗，將捕捉殲滅敵人，列為副目的。）

第二 準 備

- (一) 第十一軍佔領九江附近，從事爾後作戰之準備。
- (二) 第二軍必要時，相機佔領六安附近，準備爾後之作戰。
- (三) 以長江之水運為補給之主軸。

為支援第二軍，以廬州（合肥）或六安附近為基地，設置陸路後勤地域。

第三 攻 擊 實 施

- (一) 攻勢以兩軍戰力集中完畢之九月上旬為期，開始攻勢。
- (二) 第二軍於九月上旬開始行動，一舉擊破六安西方正面之敵，以急襲先向光州（六安西北西約150公里——即潢川）、光山（光州西南25公里）附近前進。爾後應乎狀況，向信陽或漢口作戰。
- (三) 第十一軍九月上旬發起行動，着長江北岸之部隊，兼應第二軍，直接向漢口作戰；主力由長江南岸向武昌及其南方地區前進

。依戰況爲捕捉第二軍前面之敵，得使其一部向信陽方向，從事作戰。

第四 兵力區分之概要

第二軍：第三、第十、第十三、第十六師團。

第十一軍：第六、第九、第二十七、第一百零一、第一百零六師團及波田支隊。

華中派遣軍直轄兵團

戰略預備：第一百一十六、第十八師團。

後方預備：第十五、第十七、第二十二師團。

註：方針中之「作戰意志」原文係「決戰意志」，疑其有誤，乃加更正。
。原件係根據日本防衛廳研修所戰史室查覆之資料。

八月下旬，日軍大本營鑑於其華中派遣軍之第十一軍主力於九江附近，第二軍主力於合肥附近，已分別集中，乃於八月二十二日下達攻略漢口附近之命令，其要點爲「華中派遣軍與海軍協同，攻略佔據漢口附近之要地，於此期間，力求擊破多數之敵。攻略漢口附近後之佔據地域，力求予以緊縮。」其參謀總長復加以指示：「向漢口華中派遣軍之作戰，不得越過信陽、岳州、南昌附近。」「此次作戰之目的，係以攻略佔據漢口附近之要地爲主眼，鑑於我軍之兵力與從來之經驗，將捕捉擊滅中國軍，列爲副目的」，以達其「將國民政府驅逐於中原之外」之政治目的。同時以切斷中國國際補給線之目的而攻略廣州，藉以遂行其政治謀略：於華中、華北、華南，成立「偽」政權，以代替國民政府。

註：參考日本大本營陸軍部第四章

八月末，華中派遣軍見第十一軍及第二軍之戰略展開，大致完成，遂按原計畫，提前於八月末全面發起攻擊，以攻略武漢。

二、長江方面（八月末至十月中旬）

參閱附圖十一——武漢會戰會戰中期長江方面戰鬥經過要圖

(一)廣濟、田家鎮附近之戰鬥

日軍第六師團自陷黃梅後，前進受阻，至八月三十日，爲配合其長江南岸軍主力之作戰，於黃梅西側，發起攻擊，與國軍第四兵團之第八十四軍賈聯芳將軍部（2個師）及第二十六軍蕭之楚中將部（2個師），於廣濟以東發生戰鬥，第四兵團亦曾以第二十九集團軍之第六十七軍（2個師）協力第四十八軍（3個師），自苦竹口方向側擊進攻之敵，惜以行動遲緩，未能阻敵西進，戰況紊亂而激烈，至九月九日，敵主力繞越廣濟以北，廣濟遂陷。敵於陷廣濟後，即留置一部於廣濟西側地區，阻止國軍第二十九集團軍（王纘緒將軍部2個軍4個師）、第八十四軍（2個師）、第三十一軍（3個師）、第七軍（3個師）、第五十五軍（曹福林將軍部2個師）、第八十六軍（2個師）、第八十七軍（劉膺古上將部1個師）及第二十六軍等部之反擊，轉移主力南攻田家鎮要塞之側背，以與江南之敵呼應。是時，另敵陸戰隊一部，已在武穴登陸，向西攻擊之中，雙方會攻田家鎮，與守軍第二軍（李延年中將部2個師）及要塞守備部隊，發生激戰，亦曾以第二十六、第八十六、第八十七等軍在外圍以策應要塞作戰之目的，攻敵之側背，激戰旬餘，無如國軍久戰疲憊，兵力殘破，天氣不良，道路泥濘，通信欠佳，協調困難，雖有斬獲，但戰果不良（註），由於敵海軍艦砲、飛機、重砲火力之攻擊下，防禦陣地全燬，要塞守

軍，傷亡殆盡，田家鎮要塞（長江北岸之部）終於九月二十九日陷落。此時，國軍第四兵團總司令李將軍奉軍事委員會訓令，以要塞既已被突破，爲準備爾後之作戰，應從新調整部署，該兵團所部乃分別向北側蕪春、浣水、巴河各地轉移，繼續佔領陣地，扼止敵人，并留置第七軍等部於大別山區，建立根據地，俾發動敵後之游擊作戰。該敵於略取田家鎮後，分兵兩路，繼續西進，一路沿廣濟——浣水公路，一路沿長江北岸，與登陸部隊協力，終於陷界嶺、蕪春等地，至十月十四日，國軍第二十九集團軍退守黃龍山、三角尖、羽毛腦之線；第八十七軍退守福主廟附近，繼續阻敵；第二十六軍撤往團風與第五十五軍撤至巴河附近佈防。

註：據軍事委員會檔案室資料(一)第二十六軍軍長蕭之楚將軍於九月二十一日覆 蔣委員長電，對策應田家鎮要塞行動遲緩原因之中覆：「……督中招奉准將栗木橋以北第三十二師之防地，不待接防，卽行撤去，刻已將第四十四師全部遵副長官李令，於哥子經潘家山、東皇灣、竹影廟橋，先向香山、駱駝山之敵夾擊，爾後進出於沙子腦以南地區。第三十二師在栗木橋、兩山寨、四望山、鎮石墩間任軍側背之掩護，督晚天雨且黑，部隊運動，甚形困難，並以通信器材缺乏，迄馬辰止，尙未接到前方進展報告，部隊進攻情形。職追隨 鈞座十餘年，雖未建功立業，以報知遇，對於命令之服從，自信尙能做到。此次對田家鎮要塞，策應遲緩，實爲事實與環境所促。職刻已抱定不成功便成仁之決心，率殘疲之卒，向賦予之任務邁進，所有部屬，亦能共體斯旨，謹釋塵念。」(二)另蕭將軍於十月下旬，曾報告軍事委員會以廣濟附近作戰經過及田家鎮要塞之策應情形中，有關兵員損傷情形爲：計傷亡失踪官兵 5,712 員名，全軍殘餘戰鬥員僅 4,955 人云云。

(二) 瑞(昌)陽(新)公路及沿江方面之戰鬥

江南方面，自瑞昌陷敵後，日軍自華北增援新改編成立之第二十七師團，到達戰場，於是該區日軍已增至四個半師團，除以第一〇一、第一〇六師團，仍在星子、德安方面繼續攻擊外，主力以兩個半師團兵力於八月廿七日，沿瑞陽公路兩側，大舉西攻；向國軍第三十二軍團關麟徵將軍所部（第五十二軍2個師、第九十二軍2個師）猛攻，同時長江中敵艦40餘艘向國軍第五十四軍（2個師暨要塞守備隊）據守之碼頭鎮要塞區（係田家鎮要塞之長江南岸部份）砲擊，守軍傷亡雖大，但陣地屹立未動。同日，敵第二十七師團所部，突破瑞昌南方附近之國軍第一及第二兵團接合部之第七十二軍王陵基中將所部（2個師）之陣地，第二兵團當即以第十三軍（軍長張軫中將3個師），於瑞昌西南方之大嶺山附近，佔領陣地，俾掩護第三十二軍團之右側背，第十八軍（軍長黃維中將3個師）則控置於瑞武公路附近為機動部隊，統歸第三十一集團軍總司令湯恩伯中將指揮。連日該方面之日軍第九、第二十七師團主力，迭向第三十二軍團陣地猛攻，均為該軍團擊退，至九月七日該軍團正面洪山附近陣地，一度被敵突破，經國軍奮勇逆襲，終告恢復，敵遺屍遍野。此時，長江中之日軍艦砲集中轟擊碼頭鎮要塞，在陸上則以波田旅團及第九師團之一部，更有陸戰隊參加，在其海空軍之火力支援下，向要塞強攻，要塞砲兵曾予敵以嚴重之損害，敵復在山麓採取火攻，實行「肉彈突擊」，反復夜襲，戰鬥激烈，雙方犧牲慘重，最後要塞陣地全燬，官兵死傷枕藉，碼頭鎮要塞經八晝夜之惡戰後，於十四日陷落。嗣該日軍更衝破國軍之江面封鎖線，於二十四日，攻佔富池口，國軍守備部隊第十八師乃退過

富河，繼續拒敵。在瑞陽公路方面，日軍主力經第二兵團所部之堅強抗抵，前進遲滯，該兵團乃逐次轉移陣地于富河左（北）岸，繼續拒敵。至二十四日，木石港附近日軍集結兵力在兩萬以上，二十五日夜，夜襲國軍第一八四師（第六十軍部），繼之激戰至十月一日，到達排市以東富河右岸之線。六日，日軍在排市附近分區渡過富河西進，繼攻國軍第五十四軍八相廟、大橋舖之線陣地，激戰至十七日，該線復被突破，辛潭舖、三溪口亦告失守，國軍第五十四軍、第七十五軍（周鼎中將部 2 個師）、第五十三軍（萬福麟上將部 2 個師）逐次退守陽新鎮至劉仁八之線。在日軍正面進攻之同時，沿江方面於十月一日，日軍由武穴調轉兵力於富池口，其飛機、艦砲及以富池口、田家鎮為陣地之砲兵向黃金山一帶國軍陣地猛轟，並於沿江登陸，向國軍第九十八軍（3 個師）陣地猛攻，四日陣地被突破，八日日軍沿江西攻，十一、十二日，日軍 2,000 人〔判係第一一六師團之石原（Ishi Hara）支隊所部〕復在黃鰲口等地登陸，十九日，其汽艇駛進大冶湖，會攻大冶，大冶遂陷，守軍乃向西轉移。

（三）南潯鐵路暨德（安）星（子）、瑞（昌）武（寧）公路方面之戰鬥

南潯鐵路方面，日軍第一〇六師團被阻於沙河附近，當其第十一軍主力西犯之前，瑞昌方面有日軍一部，於八月二十五日南攻國軍第七十二軍於瑞昌東南之鯉魚山附近陣地，以掩護其主力西攻，并策應其第一〇六師團之南攻。第七十二軍陣地被突破後，該軍在十里山附近陣地之左側翼暴露，九月初，該軍雖增援逆襲，激戰兩晝夜，屢有進退，但以左側背感受威脅，而敵另一部，則已突進至馬迴嶺附近，該軍除留一部逐次抗抵外，主力自動放棄戰鬥，轉移德安北烏石門東西

之線，佔領陣地，繼續遲滯敵人，而日軍第一〇六師團終于攻陷馬迴嶺。

德（安）星（子）公路方面之日軍第一〇一師團於九月十日，向國軍第一九〇師陣地，再興攻擊，十二日西孤嶺失陷，第一兵團乃以第七十五軍之第七十九師與第六十六軍之第一六〇師據守隘口街南北之線，繼續拒敵，迄至二十四日，該方面之日軍忽以陸海空之全力，並施放毒氣，向該陣地猛攻，激戰至二十七日，雖陣地部份被陷，但其第一〇三聯隊，被國軍部隊包圍，死傷近千，其飯塚（Iizuka）聯隊長亦於此陣亡，餘狼狽東潰，是後戰況轉趨沉寂。

日軍第一〇六師團於德安正面攻擊未逞，乃以其第一三六旅團轉移攻擊方向，於二十一日向西南方向進逼，由南潯鐵路經閩家鋪、何家山，南攻萬家嶺附近，企圖包圍第一兵團德安陣地之西翼，情況危急，國軍第一兵團總司令崧岳將軍乃及時抽調第六十六軍（2個師）、第七十四軍（俞濟時中將2個師）、第四軍（2個師）等部，對該方面之敵，構成包圍圈，自九月末起合力圍攻，戰況慘烈，敵雖頑強苦鬥，終告不支，至十月十日，在其優勢之空軍掩護下，部份逃出重圍，日軍雖曾以瑞武公路方面之第二十七師團一部自大橋河方面南下，攻擊箬溪，向東壓迫第一兵團左翼，用以策應萬家嶺方面第一三六旅團之作戰，卒以國軍各部英勇奮戰，阻敵兩路未能會合，而萬家嶺正面之敵，業已潰退，日軍第一三六旅團損失甚重，其幹部軍官之大部均告喪失，武器輜重亦被虜甚多。時稱之為萬家嶺之捷（日本軍閥興亡史則稱之為「馬鞍山麓之戰」）。至十月中旬瑞陽線上之國軍第二兵團已轉移陣地於富河左（北）岸地區，而德星公路正面之日軍第一

○一師團於十月九日陷隘口街後，與南攻德安之第一〇六師團至二十四日會合，并在德安附近大舉渡河，包圍德安，戰至二十八日，國軍第一兵團爲配合戰區之全般態勢，乃請准自動放棄德安，全軍向修水南岸之既設陣地帶轉移，而敵第一〇六、第一〇一師團亦因損失嚴重，無力再舉，遂與敵成隔江對峙之局，而至會戰結束。

先是，當日軍主力於八月末，自瑞昌西側大舉西進時，其第二十七師團一部爲與第一〇六師團之攻擊策應，沿瑞(昌)武(寧)公路向武寧方面節節進迫，與國軍第十八軍迭次接戰，終於九月末陷白水街，及西攻大橋頭。嗣該敵主力西向羊潭舖方面前進，策應其第九師團樊富河之作戰，以一部南下攻擊，於十月七日陷若溪後，沿永(修)武(寧)公路向東攻擊，策應敵第一〇六師團之第一三六旅團在萬家嶺附近之戰鬥，當時被國軍第六十六軍阻止於王家嶺附近。嗣亦調轉兵力，向其主力方面追進。

三、大別山北麓及豫鄂邊境方面（八月末至十月中旬）

參閱附圖十二——武漢會戰會戰中期大別山北麓及豫鄂邊境戰鬥經過要圖

(一)六(安)商(城)公路方面之戰鬥

八月下旬，大別山北麓方面，第五戰區左翼(第三)兵團部署於六安、霍山以西，至商城間地區，預期在商城以東地區迎擊敵人。在六安方面者爲第五十一軍(于學忠上將部2個師)；在霍山方面者爲第七十七軍(馮治安中將部2個師)；第七十一軍(宋希濂中將部3個師)則以主力控制於商城東側附近，各以一部推進至葉家集、富金山之線及固始方面，必要時，推進主力於商城以東而進擊之。日軍第二

軍主力亦在合肥及其西南地區概略集中完畢。八月二十七、二十八兩日，敵爲配合其長江方面主力之進攻，即以第十師團在北，第十三師團在南，分別向六安、霍山攻擊，壓迫國軍六安守軍第一一四師，霍山守軍第三十七師，於廿八日、廿九日，及第一一四師與第三十七師先後放棄六、霍，退守淖河西岸。九月一日日軍第二軍所部越淖河西攻，以其第十師團主力在六(安)、葉(家集)公路北側前進，其第十三師團亦北上與其第十師團協力，攻擊葉家集、富金山之國軍第七十一軍陣地，國軍第五十一、及第七十七軍因戰力懸殊，被迫退入麻埠、黑石浪方面。九月二日，敵第十師團主力越葉家集向黎家集攻擊，一部更偷渡史河乘虛向固始挺進。初，軍委會以潢川、固始方面空虛，曾令在經扶方面之第五十九軍(張自忠將軍部2個師及騎兵1個旅)，以主力推進潢川、騎兵旅至固始佈防，騎兵旅尙未到達，守備固始爲第七十一軍之第一八一旅，該旅被迫於七日放棄固始，卽向西南轉進，輾轉歸建，而該敵則繼續向潢川攻擊前進。攻擊葉家集、富金山方面之敵第十三師團與國軍第七十一軍激戰，該軍不斷予以逆襲，予敵以嚴重之打擊。至九日，敵第十六師團到達戰場，由北側平行道。迂迴第七十一軍陣地北翼，向商城突進，切斷第七十一軍之退路，國軍第二集團軍(2軍4個師1個旅)自廣濟方面星夜馳援商城，當以主力控制於商城以南之大別山要點，推進一部至商城東側方家集附近之既設陣地，以阻擊敵軍未果，而第七十一軍亦以戰況不利，十二日放棄富金山方面之戰鬥，迂道向沙窩方面轉進。第二集團軍則以商城地形低窪，無險可守，請准於十六日放棄商城，退守城南沙窩、打船店附近之線，左與第七十一軍連繫，佔領大別山各要隘，與敵鏖戰月

餘，迭有進出，終於粉碎敵突破大別山，由東北方進攻漢口之企圖。

(二)固（始）信（陽）公路方面之戰鬥

日軍第十師團於九月七日陷固始後，主力繼續西進，十二日逼近潢川，經國軍第五十九軍於潢川以東官渡南北之線予敵阻擊，敵以一部溯淮河西上，迂迴潢川西方前進，由西側包圍潢川側背，經一週之激戰後，該軍乃於十九日撤離潢川城，向經扶以北轉進，右與第七十一軍連繫，佔領大別山隘口，繼續拒敵，並留置一部於光山附近，遲滯敵軍。迄至十月二十一日，仍阻止敵於宣化店經扶以北地區。

左翼兵團各部，自六、霍、富金山等地戰後，雖曾予敵以嚴重打擊，但該兵團至九月二十日止，每師兵力，已不及兩團，如分守大別山各隘口，兵力實感不足，且火炮數量亦過小，總司令孫連仲將軍乃於二十日具申意見：請抽調精銳兵力2個師附山砲若干，控置於麻城以北地區，俟敵突入山口後，由兩翼截擊而殲滅之，以保武漢之安全。嗣奉司令長官李宗仁上將電令調第七十七軍增援，並請軍事委員會撥發山砲。

日軍第十師團主力（附偽軍劉桂堂部2,000餘人）圍攻潢川時，即分兵一部向羅山進攻，與國軍第四十五軍（陳鼎勳將軍部2個師），激戰於羅山以東地區兩晝夜，二十日敵陷羅山城，該軍乃退守城西城南地區，二十一日國軍第一軍（軍長陶峙岳將軍）到達戰場，國軍第十七軍團軍團長胡宗南中將乃合併指揮第一軍、第四十五軍，於羅山西南展開，向羅山附近之敵，展開攻擊，初期進展順利，迫敵退守羅山城，迄至二十八日，敵主力到達，攻勢再興。第十七軍團乃轉取守勢，正面與敵相持於欄杆鋪、五里店附近者至十月八日。

十月五日，國軍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兼武漢衛戍總司令羅卓英上將奉命擴編爲第五（豫南）兵團，指揮孫桐萱將軍之第十二軍（兩個半師）、第十三師、第十七軍團、第十六軍（董釗中將轄第三十四、第四十六、第五十六等3師）、第一〇六師、第三十一軍，任平漢路及信陽方面之作戰，以阻敵之繼續西進。

及至十月十二日，孫連仲將軍接奉戰區司令長官李上將電令大要爲「……左翼兵團除以主力第二集團軍、第二十六集團軍（第十軍2個師。第一九九師則已於九月十六日歸還第八十七軍建制），及第七十一軍，在商城至麻城公路兩側行持久戰外，應以第二十七軍團軍團長張自忠將軍爲第三十三集團總司令，指揮第五十九軍（2個師及騎兵2個旅）及第七十七軍（2個師），右對潢川自行掩護，左與豫南（第五）兵團連繫，第一三二師（第七十七軍部）之一部可推進至光山附近，截斷潢川、信陽公路，主力向羅山附近敵之側背攻擊，策應豫南兵團之戰鬥。」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將軍奉令後，即在宣化店、經扶以北地區與敵交戰，敵雖到處襲擊，着着進逼，終未獲逞。

在國軍第十七軍團與敵在欄杆鋪正面相持之際，敵第十師團主力及騎兵一部并附劉逆桂堂部，由羅山向西南方進襲，經第三十九軍一部之堵擊未果，該敵遂於十月六日夜，陷平漢鐵路之柳林車站，切斷國軍南北之連繫。而其之第三師團亦由後方增援到達戰場，於四日在羅山北側向西攻擊，十日攻擊信陽北之長台關迂迴國軍第十七軍團左翼，該軍團乃逐次西移，十二日該敵攻佔信陽，并繼續向信陽西北進出。其第十師團自柳林方面向武勝關及其以西地區鑽隙突進，向應山

方面攻擊，至十七日，該方面戰局已轉移至平漢鐵路以西地區，第五兵團除於第一線留置一部兵力，繼續遲滯敵人外，主力亦逐次向武勝關、平靖關、應山方面轉移，佔領陣地，準備與敵繼續作戰。十九日，羅卓英將軍調赴長江南岸，指揮金牛方面之戰鬥，豫南兵團乃改由戰區司令長官李上將直接指揮。

叁、會戰後期

一、第九戰區方面（十月十九日至十一月中旬）

參閱附圖十三——武漢會戰會戰後期江南方面戰鬥經過要圖

(一)第九戰區之作戰指導

十月十九日，國軍第二兵團總司令張發奎將軍，奉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將軍電令以「第二兵團須確保通山、高橋、金牛以東地區」後，乃將所屬就地編組，令第三十一集團軍總司令湯恩伯將軍，仍指揮第九十二、第三十七、第五十四軍，佔領慈口鎮附近及其迤南地區，阻敵西進；第十一軍團長李延年將軍，指揮第二軍（2個師）、第七十五軍（2個師），佔領太平塘附近地區，拒止敵人；第三十二軍團長關麟徵將軍指揮第九十八軍（一個半師）、第六軍（1個師另3個團）、第一一六師（由第五十三軍整編者）於金牛附近地區，佔領陣地，拒敵西進；第九十四軍之第五十五師守備鄂城、葛店及沿江一帶，第一八五師之一旅及憲警，任武漢三鎮之守備。

十月二十一日，司令長官陳誠將軍命令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羅卓英將軍，統一指揮第三十二軍團及第十一軍團之作戰，以掩護各部隊之撤退。羅將軍即星夜馳赴前方，指揮作戰，並將武漢近郊衛戍部隊之第十三、第三十二師，及第一八五師之一旅增援金牛方面。

(一)金牛、鄂城及慈口鎮方面之戰鬥

金牛方面，日軍第十一軍主力自排市附近渡河西進與陷大冶後，國軍第二兵團於金牛亘慈口鎮附近之線，倉卒佔領陣地，拒敵西進。二十一日，三溪口方面之敵，開始向中央第十一軍團攻擊，至二十二日，敵分三路向該軍團全陣地發動攻擊，其第九師團主力經三溪口向第十一軍團正面猛攻，另部有力部隊則分別進攻該軍團金牛及慈口鎮正面，我軍團各部分別抵抗。羅卓英將軍於二十二日到達戰場，斯時，金牛方面情況緊迫，兩個軍團之電訊中斷，迄晚始悉敵在太平塘附近，已突破第十一軍團陣地西進，金牛方面，敵與第十八軍及第六軍激戰中，此時第一八五師(欠第四六旅)已逐次到達賀勝橋(金牛以西)附近。二十三日日軍增援全線猛攻，二十四日，仙李橋、太平塘方面國軍第十一軍團第九師及第一四〇師正面已陷入混戰狀態，第二兵團當以第七十五軍增援堵擊。二十五日敵繼續全面猛攻，二十六日，敵終於攻陷金牛，主力繼續分經賀勝橋及高橋道，向咸寧突進。國軍第十一軍團(第七十五軍留置原地，歸湯恩伯將軍指揮)被迫向蒲圻附近轉移，第三十二軍團則續在金牛以北附近，與敵一部交戰。至二十九日，第三十二軍團遵司令長官電令，率第六軍及第九十八軍殘部，自敵隙向咸寧以南汀泗橋、大元山、陳家山之線轉進。

鄂城方面——日軍波田旅團，自十月十九日進佔大冶後，即沿鄂城、武昌公路，繼續北上，二十二日向第五十五師大王河陣地進攻，并以第一一六師團之石原支隊之一部沿江登陸策應，是日，鄂城失守。二十三日巴鋪棄守，入晚，第五十五師乃轉移葛店之核心陣地。二十四日日軍續攻葛店，二十五日，另敵一部在劉泰家登陸，師遵命向

紙坊附近轉移，留武昌之憲警部隊及第一八五師之一旅，掩護各機關向漢陽撤退，日軍乃於二十六日進佔武昌。國軍第十三師繼續向南轉進，第十二、第五十五師則渡江向沔陽方面轉移，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部亦移駐長沙。

慈口鎮方面——當日軍第九師團在金牛及以南地區攻擊國軍第三十二、第十一軍團之際，其第二十七師團與自武寧北上之一部在辛潭舖附近會師後，二十二日即以一部沿辛潭舖、崇陽公路，屢向國軍慈口鎮附近之第三十一集團軍陣地進攻，迄未獲逞。至二十八日，該集團軍先抽調第七十五軍至通山以北佈防，左與第三十二軍團連繫，佈置第二線陣地，并掩護第十一（第二軍）、第三十二軍團之轉移，以阻敵沿粵漢鐵路及湘鄂公路南下。十一月二日，命第九十二軍第一九七師開赴九宮山，以之爲游擊根據地，爾後担任敵後之游擊，其餘則向通山附近轉移，佔領第二線陣地。此時第一集團軍（總司令盧漢上將）之新編第三軍（軍長張冲少將——附第六十軍之第一八三師）即於大坂附近之線佈防，隨即與敵發生戰鬥。

（二）汀泗橋、通山至新牆河畔之遲滯作戰

十月三十一日，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將軍在桂口（通城北約20公里）第二兵團總司令部，召集各將領指示方針：「本戰區以迅速培養第二期作戰力量，準備轉移攻勢之目的，應於修水、武寧及通山、官塘驛以南地區行持久抵抗，逐次消耗敵人，俾獲得時間餘裕，以備爾後之作戰。」是時，日軍已自粵漢鐵路及湘鄂公路合力南下，國軍第二兵團總司令張發奎將軍爲適應當前情況，令第四十三、第二師、預備第四師，併編爲第四十三師、第八十二師與第一三九師併編爲第

八十二師。編併後之第四十三、第八十二師及第一一六師統歸第七十五軍軍長原焜將軍指揮。同時，遵照司令長官陳誠將軍之指示，作如左之區分：

一、右地區隊指揮官第七十五軍軍長周霽，指揮第七十五軍（轄第四十三、第八十二、第一一六等3個師）及第九十二軍（轄第二十一、第九十二、第一九七等3個師）。

二、中央地區隊指揮官第一集團軍總司令盧漢，指揮新編第三軍（轄第一八三、第一八四2師，及新編第十二師）及第五十八軍（軍長孫渡將軍——轄新編第十、第十一2個師）。

三、左地區隊指揮官第十一軍團長李延年，指揮第三十七軍（軍長黃國樑將軍——轄第十三、第一六五、第九十五等3個師）及第二軍（轄第九、第一四〇2個師）。

第二兵團即以以上之部署，準備於嘉魚亘通山概略之線佔領陣地，迎擊敵人。

十一月二日，上述各部正分別佔領陣地之際，日軍第九師團沿粵漢鐵路及湘鄂公路（金牛、高橋、柏墩、崇陽線）南下，其第二十七師團則自慈口鎮方面向通山猛攻，國軍本節節抵抗之原則，逐次向岳陽、通城之線轉移，而日軍進入漢口之第六師團主力（以一個聯隊北上策應第二軍）亦溯江西進，於十日登陸城陵磯，夾擊在岳陽東側作戰之國軍第三十二軍團，岳陽遂於十二日陷落，通城則於十一日失陷，戰區即以第三十二軍團、第十一軍團及第七十五軍於新墻河迄九嶺（通城南側）之線，佔領陣地，爾後與敵對峙；餘部調後方整補，準備爾後之作戰。

二、第五戰區方面（十月十七日至十一月中旬）

（一）第五戰區之作戰指導

十月中旬以來，戰區北翼方面，日軍第三、第十師團於陷柳林車站、信陽後，繼續向西南方鑽隙突進，有南攻應山、安陸模樣，似有切斷襄花路包圍武漢側背之企圖。商城方面之日軍第十三、第十六2個師團，向大別山之沙窩、新店（打船店南）附近各隘口，積極攻擊，有向麻城進出之可能；另其第十師團之一部有經經扶向黃安進攻之可能。此時，田家鎮已告失陷，武漢東方之最後堅強封鎖線已被敵突破，在敵海空優勢之下，門戶已告洞開，長江方面敵艦更趨活躍，滬水方面之敵，更有積極進攻漢口之模樣。斯時，日軍第二十一軍已在大亞灣登陸，正向廣州推進，軍事委員會 蔣委員長爲適應戰況，縮短戰線，調整部署，轉移陣地，對第五戰區曾有手令指示：「敵既攻粵，則戰局重心，必在粵漢路而不在乎漢路，此爲南進政策之實施。將我軍長江北岸之兵力，應儘量向南岸轉移，以備增援廣東。」以此，曾指示第五戰區抽調第二十九集團軍之4個師及第七十七軍之2個師，準備向江南移動（註：後以戰局迅速惡化，本令未及實施）。第二十六軍暫置黃岡、團風一帶。第五十五軍及第六十八軍向滬水、蘭溪之線轉移。第二集團軍在夫轉移之先，應於新店、沙窩之線予敵以打擊等。并謂：「此次轉移陣地，決不可當作退却，實爲調整戰線……」云云。隨之軍令部復作指示，其要點約有：麻城、經扶、宣化店至武勝關等處，應多支持幾日，俾轉移便利。長江埠、新堤之線間應保持交通（註：指道路暫不破壞），爲武漢衛戍部之退路，各部轉移之前，必需留置掩護及前方游擊部隊，與敵接觸，以資牽制。第二

集團軍、第七十一軍之轉移路線，以廣水、桐柏道較為安全。第十三師從速撤回。金口、嘉魚、新堤、臨湘各區封鎖工作，本月底前完成後，續行封鎖下車市、監利、石首、都穴、馬家寨。

註：所指各點，前者在武漢至岳陽間，後者在岳陽至沙市間地區。

十七日，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上將於宋埠長官司令部，召開高級軍事會議，策定作戰計畫如次：

參閱附圖十四——武漢會戰第五戰區轉移指導要圖

第一、方針

戰區以調整態勢，即將主力逐次向鐵路以西轉移，確保鄂西；以一部留置蘇、皖邊區及大別山脈游擊，以牽制敵之西進。

第二、指導要領

一、第一期（維持現在態勢）：

(一)右翼兵團主力應置於滄水之線，一部在界嶺與敵保持接觸，另一部守備蘭溪、巴河街、黃岡、團風、陽邏沿江各要點，與江南部隊協力，掩護封鎖線。

(二)中央兵團主力仍遂行原任務，一部（第七軍）到三河口後，應速前進，準備與左翼兵團攻新店、沙窩附近之敵。

(三)左翼兵團主力仍固守原陣地，準備與中央兵團一部協力攻擊當面之敵；以一部守備光山、經扶道，羅山、宣化店道，三里城、九里關道各隘口，並協力其主力之攻擊。

(四)豫南兵團羅卓英總司令率第十五軍團南移後，該總司令職務由李長官自兼。

第三十一軍並指揮第三十九軍，任信陽、廣水道，平靖關

、大廟、吸道各隘口守備，拒止敵之南下。

第三集團軍（第十二軍2個師）應在黃龍寺附近南北之線，任信陽、隨縣間各道之守備。

第十七軍團應於淮河店、固縣附近集結，掩護本戰區左翼之安全。

以上各部均應以一部與敵保持接觸，竭力偵察敵主力之行動。

二、第二期（轉移態勢之行動）：

(一)鄰接地區態勢變更，或我兩翼受敵強壓時方可行動。

(二)右翼兵團先行移動，其目標為黃陂附近。

(三)左翼兵團主力，依第二十六集團軍（第十軍2個師）之掩護，向黃安、廣水、隨縣道及其兩側道路西撤，其一部掩護主力通過黃安後，逐次向左縮短陣線，並向西南撤退。

。第一步目標為三里城、黃陂站、河口鎮之線，左與豫南兵團、右與右翼兵團連絡。其應向江南移轉之部隊，應逐次使之轉進。

(四)中央兵團仍續行前任務；但須以第七軍及第二十六集團軍（第十軍2個師）夾擊由新店、沙窩南下之敵。

(五)豫南兵團逐次以重點左移，仍守備原陣地線。

三、第三期（就新部署）：

(一)先到隨縣之第二集團軍及第七十一軍與第三集團軍等，改組為豫西兵團，應向桐柏以北地區轉移，爾後歸第一戰區指揮；但其右翼之一部，仍應位置於固縣、淮河店附近

，掩護本戰區之左翼。第十七軍團爾後向南陽附近集結，歸軍事委員會直轄。

(二)中央兵團各部，應在商麻公路以東之大別山山地游擊，爾後兼指揮在蘇、皖邊區游擊之第二十四集團軍，改為蘇皖鄂邊區兵團。

(三)豫南兵團除轉移之部隊外，即恢復第十一集團軍番號（第三十九軍歸其指揮），待各部隊撤過鐵路後，應與豫西兵團連繫，向洛陽店、馬坪港亘黃龍寺各附近之線轉移陣地。

(四)左翼兵團之第三十三集團軍，由花園、安陸道；右翼兵團之第五十五軍、第六十八軍，由黃陂、孝感、京山道，向黑流渡鎮、京山、平壩附近之線轉移陣地。其第六十八軍歸第三十三集團軍指揮。

(五)第二十二集團軍應先期由襄陽南下，向潛江、沔陽前進，任仙桃鎮以上江面之守備，並指揮在監利、石首附近之第三十六軍。

(六)第二十六軍轉進於鐵路以西後，位置於鍾祥附近。

第五十五軍向襄陽附近集結，歸戰區直轄。

第三、軍隊區分

蘇皖鄂兵團——總司令廖磊

第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廖磊（兼）

第五集團軍——總司令于學忠

第二十六集團軍——總司令徐源泉

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韓德勤

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李品仙

第三十一軍——指揮官聶雲淞

第八十四軍——指揮官賈聯芳

第三十九軍——指揮官劉和鼎

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

第五十九軍——指揮官張自忠（兼）

第七十七軍——指揮官馮治安

第六十八軍——指揮官劉汝明

第二十二集團軍——總司令孫震

第四十一軍——指揮官孫震（兼）

第四十五軍——指揮官陳鼎勳

第三十六軍——指揮官姚純

以上第十一、第三十三、第二十二等3個集團軍，必要時，以李品仙為鄂北兵團統一指揮之。

第二十六軍——指揮官蕭之楚

第五十五軍——指揮官曹福林

註：本軍隊區分，係撤退後就新部署時之編組。

(一) 戰略轉進

參閱附圖十五——武漢放棄前後江北方面戰鬥經過要圖

右翼兵團方面，十月十九日，國軍第八十七軍福主廟陣地為登陸之敵攻陷，廣滄路正面之第二十九集團軍陣地亦被敵突破，乃向滄水西岸轉進，嗣因敵機狂炸，未及佔領新陣地。續向巴河之線撤退，同

時，第八十七軍亦向陽邏、團風轉移。至二十二日上巴河陣地又被敵突破，敵繼續西進，至二十三、四日，敵第一一六師團之石原支隊於團風、陽邏各附近登陸，協同陸上之作戰，二十四日晚終於陷黃陂。

左翼兵團方面，日軍第十三、十六師團等部，雖仍向經扶、沙窩等地各隘口不斷猛攻，以國軍左翼兵團之第三十三集團軍、第七十一軍、第二集團軍等之堅強抵抗，雖有局部進展，該敵迄未能達到突破大別山陣地進窺漢口之目的，至二十四日，該兵團奉命向麻城撤退，當以第十軍（第二十六集團軍）及第三十三集團軍任掩護，兵團主力向鐵路以西轉移。

豫南兵團方面，自十九日以來，以日軍第十師團之分途突進，戰區當以第三十九軍、第三十一軍於武勝關、平靖關以北之線堵擊敵人，并急調第六十八軍（2個師），赴應山以北地區，堵擊突進之敵，二十三日，雙方乃於大廟畝、八担標附近發生激戰，日軍一部則自西翼之平安橋附近向應山方面迂迴急進中。

此時，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上將，鑒於態勢不利，決心按預定轉移之第二期行動，下令於二十四日十六時起實施，主力向平漢路以西轉移，遂先對重要設施，加以破壞，自動於二十五日晚放棄漢口，敵於二十六日入市，漢口遂陷。

自武漢會戰以來，國軍最高統帥 蔣委員長，始終坐鎮武漢，設指揮所於武昌，至二十四日晚，始離武昌飛往衡陽，繼續指導全般之作戰。

二十四日，戰區各部於接奉李上將令後，左翼與右翼兩個兵團即開始按計畫分道逐步向鐵路以西轉進。

右翼兵團在漢口附近作戰之第二十九集團軍經孝感至潛江集結，第二十六軍至京山集結，第五十五軍赴鍾祥，第八十七軍掩護各部撤退後，經孝感——應城至皂市附近整理。

中央兵團則留置豫鄂皖邊境之大別山區，實施游擊戰，爾後改爲蘇鄂皖邊區兵團。

左翼兵團方面，二十四日，兵團主力第二集團軍，第七十一軍在第十軍之支援下於商麻公路脫離戰場後，即經河口店、花園口、安陸道向棗陽轉移。第二集團軍旋即安全脫敵，向隨棗附近集結。第七十一軍主力脫敵後，除先頭第六十一師得以順利脫離戰場，輾轉至襄陽整理外，主力則以處處遇敵，行動遲滯，二十七日到達花園口附近之時，因鑒於部隊衆多，道路泥濘，地形不利，乃決炸毀不能行動之野砲榴砲，輕裝北上，通過大別山之九里關附近，由信羅公路方面突圍，十一月二日拂曉於欄杆鋪附近，擊退少數之敵後，突過信羅公路，是日十三時，渡過淮河，向正陽（信陽東北70餘公里）前進，至是始安全脫離包圍圈，嗣奉命赴唐河（信陽西北約150公里）集結整理。是時，留置小界嶺附近策應兵團撤退之第十軍，當與敵激戰後，退入大別山區，歸入蘇鄂皖邊區兵團序列。第三十三集團軍掩護左翼兵團主力脫敵後，二十四日晚開始向二邱店、黃陂站之線轉移，嗣後主力雖於花園口、應城附近與敵發生戰鬥，終於在雲夢以北渡過涇水；其一部之第七十七軍第三十七師及第一三二師之第三九四旅被阻於應山東北地區，嗣輾轉北上，至十一月一日於信羅公路突圍，渡過淮河，繞道駐馬店（信陽北約90公里）、南陽之線，分別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先後到達鍾祥、荊門（鍾祥西側）地區。

豫南兵團方面，二十三日兼豫南兵團總司令李上將鑒於左翼之敵，益形突進，有切斷襄花公路之虞，鐵路以東各軍將為敵包圍，為求解除此一威脅，必儘速擊破該敵，爰遵軍委會指示，乃部署攻擊，下達命令，其概要為：「以右翼軍（第三十一軍、第三十九軍附第二十二師）為守勢部隊，佔領武勝關、平靖關、大廟畝之線，極力拒止敵人南下，並與中央軍協力反攻，中央軍（第六十八軍）右與右翼軍連繫，協力左翼軍向大廟畝以西迂迴之敵反攻而擊破之；左翼軍（第十七軍團）以固縣、淮河店為根據，與中央軍呼應，向信陽西南側擊突進之敵。」是時，日軍第十師團（第三師團除留置一部於信陽外，主力在第十師團後方跟進中）正分途突進，二十四日兵團發起反擊，爰因通信不良，兵力疲憊，行動未臻協調，致反擊未見成效，第十師團先頭繼續南進，應山遂於二十五日失陷，國軍第三十一軍復以第一八九師星夜馳赴十里坪，阻擊該敵，仍未奏效，二十七日，安陸又告失陷。該兵團除左翼軍第十七軍團仍留桐柏附近掩護兵團左側翼，屏障隨棗，其餘均向隨棗方面撤退。中央軍第六十八軍於應山以北地區逕行撤退外，其右翼軍第三十一軍與第三十九軍所部 7 個師，均被阻於應山東北地區，繼而右翼軍指揮官韋雲淞將軍將所部編組為 4 個縱隊，第一縱隊——第一三五師附第一七三師；第二縱隊——第一七四師暨第三十一軍軍部並各直屬部隊；第三縱隊——第三十九軍之第三十四師、第五十六師（欠一旅）附第二十二師；第四縱隊——第一八九師附獨立山砲兵第三營，於二十七日晚，開始行動，以天雨道路泥濘，行動困難，又迭經遇敵，發生多次戰鬥，最後終於輾轉分別在應山南北兩方，突過敵隙，於十一月三至七日間，先後到達隨縣附近地

區。

迨十一月中旬，第五戰區所屬各兵團，均已完全脫離敵人，乃自右至左以第二十九集團軍、第三十三集團軍、第六十八軍、第三十一軍、第三十九軍之各一部，佔領高城、隨縣、京山、天門概略之線，掩護第五戰區從新部署，敵之攻勢亦已到達極限點，無力前進，武漢會戰，至此乃告結束。

三、武漢之放棄

武漢當九省通衢，扼江漢會流之口，當平漢、粵漢兩鐵路之終點，縮轂華中，水陸交通均稱便利，誠為華中之軍事要地；但附近湖沼密佈，便於敵艦艇之活動，於國軍防守極為不利。

先是，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將軍兼武漢衛戍總司令，奉命固守武漢時，即遵軍事委員會七月初之作戰指導方針，以主力配置於武漢外圍，一部控置核心，利用既設障地固守。後以敵漸次接近武漢外圍，乃令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羅卓英將軍接任武漢衛戍總司令，至十月初，以信陽方面告急，羅將軍調豫南兵團總司令，嗣復以金牛方面情況緊急，羅將軍奉令指揮該方面之作戰，武漢近郊之第十三、第三十三、第一八五師之一旅，均增援金牛，而第五十五師守備鄂城，武漢衛戍司令一職，奉准由第九十四軍軍長郭懄中將兼任。當時武漢守備部隊，僅有第一八五師之第五四五旅及警衛團（欠）、高射砲大隊之第三連、憲警一部，兵力單薄，無法佔領全部核心障地。十月二十四日，江南之敵逼近葛店，江北之敵於十八時陷黃陂。二十五日晨，敵陸空海連合，并以戰車重砲之支援向武漢猛攻，戰區乃於是日晚，按預定計畫，完成武漢破壞「作業」之準備後，并掩護各機關撤過長江與

漢水，自動放棄。

溯自六月中旬開始，保衛大武漢之戰展開以來，長江南北兩岸之國軍，以訓練不足，武器不良，兵力欠充，補給不良狀況下（註），賴全軍同仇敵愾，浴血奮戰，歷時五閱月，已達到消耗敵人之目的，且此時中國在武漢之輕重工業及中央政治機構，均已西遷重慶，而廣州已陷，此國際交通線亦告阻斷，武漢得失之重要性大減，因而自動放棄之。

註：武漢會戰時參加信陽、羅山附近戰鬥之砲兵第十五團第七連連附王劍輝中尉對當時該團一般情形之追憶如次：

- 一、部隊成立及出發經過——該團係俄砲團，於二十七年五月初在湖南之郴縣成立，六月初旬領砲，六月中旬領到騾馬，七月中旬奉命出發，初至江西上高，歸突擊軍第三縱隊總司令湯恩伯將軍指揮，八月間，曾於高安參加該縱隊之步戰砲連合演習。九月初，奉調長沙附近。中旬，奉命急調信陽，撥歸第十七軍團長胡宗南將軍指揮，乃獲機參加羅山、信陽附近之戰鬥。
- 二、訓練情形——該團成立雖兩個半月，至出發之時，經三次補充，最後一次為出發前夕，全部新兵，絕大多數為湖南籍農民出身。至出發時，半數左右，尚未完成步兵基本訓練，雖出發後仍利用機會，實施教育，以砲兵之各專長而言，相距精熟尚遠。
- 三、參戰人員及騾馬情形——連按編制計官兵 150 餘員，實際到達戰場時連同炊事、飼養兵僅 80 餘員。騾馬編制數近 100 匹，實際僅 60 餘匹。
- 四、裝備情形——該連為俄造 762 野砲，連計有 4 門，彈藥車 4 輛，因人員馬匹不足，赴戰時僅携野砲 3 門，彈藥車 2 輛（遑論第二彈藥

隊)。另20發白來德手槍4枝，仿比造762步騎槍26枝，通信用皮話機4具，單線被覆線6公里。

五、戰場上之補給情形——(一)彈藥方面，當九月二十一日晨（亦即支援第十七軍團之攻擊時），連在原點試射甫畢，當奉上級電話轉知，以補給困難，砲兵連每日使用射彈不得超過100發。(二)給養方面，參戰之前三天，補給毫無，尤以食鹽無着，以至官兵均感疲弱不堪。第四天始有食鹽食米之送達，其餘副食品仍賴就地徵發。

附：日軍在二十七日夜，增援戰場，次日，以其88野山加（3門），輪次向我砲兵團各陣地，實施全面制壓射擊，估計一日之間當在千發以上。

六、俄造762野砲及其彈藥之性能——(一)連所携之3門野砲，其出廠時間，前者為1898年，後者為1914年造，砲身奇重，上坡時，需8匹健驢挽曳。(二)砲彈計分一至五號，但我所獲得者僅為一、三、四號三種。其一號彈，射程11,000餘碼，着發信管，效果良好，但僅百分之五。三號彈射程9,000餘碼，着發信管，效果良好，但僅百分之二十左右。餘百分之七十五為四號彈，射程8,000餘碼，空炸着發兩用信管，在着發時，以破片過大，殺傷力幾近於零。

七、以無防毒面具裝備，致於二十日傍晚，將到達預定進入之陣地附近時，敵正向第四十五軍陣地實施攻擊，施放催淚性毒氣，官兵均涕泗滂沱，幸距步兵第一線尚有六、七公里，毒氣已淡薄，同時并作應急處置，情形則並不嚴重。

肆、敵後之游擊作戰

一、廬山地區

七月下旬，日軍攻佔九江後，以一部仍沿南潯鐵路南進，主力則轉用於瑞陽、瑞武公路方面，國軍第二十五軍軍長王敬久將軍轉遵軍

事委員會之指示，派第五十二師步兵一連與師偵探隊及第一九〇師之別動隊，協力廬山區游擊指揮官胡家位及所屬保安第三團（一大隊）及第十一團，對敵後實施游擊。該部曾於七月末至八月末，先後對九（江）德（安）公路之妙智舖，九（江）星（子）公路方面之高龍陳村、汪家澗、馬頭嶺、姑塘等地，對敵警戒部隊實施襲擊，先後斃敵數名至數十名不等，并虜獲輕重機槍、步手槍等甚多。當八月三十日晚，保安第三團之突擊大隊，分向蓮花洞、東林洞之敵襲擊時，發現敵之砲兵陣地，猝然以手榴彈集中猛擊，當斃傷敵四、五十名，并獲迫擊砲一門，三八式步槍4枝。此後廬山游擊區，仍不斷分向星子及南昌舖襲擊，予敵以不斷困擾，收效頗宏。

二、大別山區方面

九月一日，日軍自六安西進，國軍第五集團軍總司令于學忠將軍即奉令統一指揮該方面之部隊，以立煌為基地，掩護立（煌）麻（城）公路，確保大別山各隘口，逐次抵抗，遲滯敵人。九、十月間，曾先後在葉（家集）商（城）公路上發動游擊。常伏擊敵之小部隊及車輛縱隊，戰果豐碩；且一度收復陳家集。並不時破壞公路、橋樑、通信設施。曾遠襲淮河之運輸船隻，妨害敵後方運輸甚大。九月二十七日夜，第五十一軍第一一三師，派兵一營向大固店之敵，冒雨突擊，斃敵數十，毀汽車6輛。十月三日夜，第一一三師之第六七三團，襲擊桃嶺附近之日軍第三師團第六聯隊之砲兵部隊，混戰三小時，斃敵二、三百名、馬數十匹、毀汽車10餘輛，獲戰馬5匹，及其他軍用品甚多。同晚另第一一四師之第六七九團第一營，正在順河附近破壞葉商公路之通信設施與橋樑時，適遇敵汽車10餘輛，載兵300餘，出其不

意，予以猛擊，敵不支潰逃，當傷斃其官兵70餘，其汽車全毀。十月十日，第一一三師第三三九旅，對敵之富金山、烟花山之陣地攻擊，將該敵驅逐。至十一月十六日，葉商公路之敵，在該集團軍所部不斷襲擊下，交通癱瘓，大部撤離，該集團軍乃乘機進擊，第一一三師收復方家集，第一三八師收復葉家集、開順街一帶。二十二日，第十一游擊支隊收復商城、潢川，第一三八師第八二八團克復六安。二十四日，第一一三師之一營，進駐固始。各處之敵，均先後撤離，國軍乃協助地方團隊，恢復地方秩序，積極組訓民衆。

伍、日軍大亞灣登陸與廣州陷落

參閱附圖第十六——日軍大亞灣登陸與廣州失陷戰鬥經過要圖
初，廣東方面爲國軍第十二集團軍總司令余漢謀將軍所部，以第一三五師守備寶安至虎門要塞一帶，以第一五一師於惠陽附近，第一五七師主力在潮汕地區，一部在平山圩至大亞灣附近，第一五六師在增城，第一五四師駐從化，第一五八師於廣州東郊，第一五二師之第四五四旅駐海南島，其第四五六旅駐廣州市，獨立第二十旅駐廣九鐵路沿線之石龍、樟木頭一帶，兵力分散，戒備鬆弛。

日軍爲策應武漢會戰並謀切斷中國國際補給線起見，乃新編第二十一軍，以古莊幹郎（Fursho Mikiro）爲司令官，下轄第五、第十八、第一〇四等3個師團，分別以第一〇四、第五、第十八師團由大連、青島及上海乘船發航，於台灣海峽會集，船團計四十餘萬噸，登陸舟艇295艘，於民二十七年十月十二日凌晨二時，突入南海大亞灣之澳頭附近，在其第五艦隊軍艦數十艘飛機百餘架之掩護下，強行登陸，灘頭國軍守備兵力僅新編成之特務營，遭受奇襲，即告潰退

，後方部隊亦未能及時阻止敵之登陸及擴張。在敵後續部隊繼續增援之下，續陷淡水、惠陽、博羅、增城，直趨廣州。並以一部由平山圩、平安圩、派潭圩、趨從化。另以一部由淡水截斷廣九鐵路趨石龍等地。更攻佔保安，拊虎門要塞之背。廣州於二十二日失陷，虎門要塞亦於二十三日失守。國軍第十二集團軍所部轉移至清遠、橫石、良口迄新豐之線。當敵突進之時，第十二集團軍留置第一五一師之第四五三旅於惠、淡間，第一五三師之第四五九旅於虎、寶間各附近地區，并組織戰地民衆，發動游擊戰，牽制敵人。旋國軍第十二集團軍整頓戰力，調整部署，開始反擊，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克服從化，十二月九、十兩日，繼克惠陽、博羅、寶安。日軍遂放棄大亞灣方面之連絡線，改由珠江水道向廣州方面補給，至時該敵以廣州爲中心，轉取守勢，雙方成對峙狀態。

先是，當惠陽、博羅失陷之際，軍事委員會爲確保廣州，掩護海外交通線之目的，不顧武漢方面戰局危急，自第九戰區抽調李漢魂將軍之第六十四軍（3個師），葉肇將軍之第六十六軍（2個師）馳援廣東，惜以駐粵各軍未能予敵以有效之打擊，遲滯敵之前進，致援軍尚未到達戰場，廣州卽已早期失守。

陸、海軍作戰

一、水雷戰

自馬當至武漢附近，中國海軍曾隨處實施水雷作戰，予日艦以極大之損害。馬當封鎖線，在民二十六年（1937）十二月間，卽已開始，至二十七年六月下旬，在大同方面密佈新式水雷，馬當、東流、湖口、田家鎮等地，先後加佈水雷，在佈雷工作中，國軍艦艇時遭敵機

攻擊，損失甚重，艇上官兵，英勇奮戰，犧牲更爲慘重，但對敵艦艇之威脅甚大。

自馬當淪陷後，國軍於田家鎮構成第三道防線。同時水雷戰轉移至九江以上漢口以下地區，長江分別劃入雷區及補助雷區甚多，并封鎖港口，以協助陸上作戰，此等雷區，爾後予敵艦艇行動以嚴重妨害，而國軍之佈雷小輪亦損失達十餘艘之多。

國軍海軍之敵後別動隊，曾於九月八日夜，在新洲方面，施放飄雷，予敵艦以損傷。又在貴池方面，雖交通不便，一切供應材料奇缺，海軍官兵伏處深山中，鋸木製板，自行改造民船，晝伏夜出，利用手工佈設漂雷，均能完成任務。

二、海軍之陸戰

抗日軍興，國軍駐華北沿海之第三艦隊官兵，奉令棄船登陸後，至民二十七年一月陸續抵達武漢附近，改組爲江防要塞守備司令部，設司令部於武昌，下轄三個守備總隊，分駐田家鎮、湖口、馬當三個要塞區，與陸戰隊所有之野砲及艦艇所拆卸之艦砲，配合各地區之野戰部隊，對各要塞實行守備。自馬當失陷至田家鎮撤退止，先後在各守備地區，砲兵曾發揮威力，予敵艦以嚴重打擊，陸戰方面，亦能配合野戰部隊作戰，最後，在葛店之戰，仍能以陸上與江面之水雷戰配合，予敵以損害。

柒、空軍作戰

民二十七年五月，國軍空軍成立第一至第三路司令部，六至十二月間。計有偵察中隊 1 個，轟炸大隊 3 個（第一、第二及志願轟炸第一大隊），驅逐大隊 5 個（第三、四、五及志願第一、二大隊）。因

作戰飛機消耗過大，六月間，僅 126 架，以後陸續補充 104 架，迄至武漢會戰後，損失嚴重，除一部駐贛南、川東，擔任各地區防空外，主力均調後方整訓。

在武漢會戰初期，國軍空軍以主力協助陸軍保衛武漢，轟炸長江敵艦，及蕪湖、安慶敵機場，痛擊其沿江登陸部隊，遲滯其進展，並阻擊敵機襲國軍後方，經三個月之猛烈作戰，予敵重創，空軍亦損失甚重。至九、十月間，仍以一部支援第十七軍團胡宗南將軍部在羅山、信陽方面之對敵作戰。

第六項 檢討

武漢會戰歷時五閱月，日軍參戰兵力計陸軍約 10 個師團，且配有獨立之騎、戰、砲等部隊，更有優勢之海空軍支援，國軍參戰兵力，前後達 120 餘師之衆，在當時而言，幾近乎雙方主力之決戰，其間得失之處甚多，茲僅就野戰戰略及戰術有關諸端，分別檢討如次：

一、國軍

(一)戰略決策，具有遠見

軍事委員會早在南京陷落之時，即已作武漢會戰之準備，預定將主力配置於武勝關、麻城、廣濟、田家鎮、瑞昌、武寧、萍鄉之線，阻敵攻勢；至民二十七年五月末之豫鄂會戰計畫及至八月下旬之保衛武漢作戰計畫，仍以此爲準，配備兵力，脈絡一貫，如非具有遠見，何克臻此。

(二)會戰準備，有欠完善

軍事委員會在民二十六年十二月中旬，即預期未來武漢會戰之實

施，爲求爭取更多之時間，乃引發徐州會戰，所以準備方面，應可週到妥善。無奈我國力欠充，兵役制度甫告建立，故戰力之準備，仍嫌不足，而對敵攻勢之可能行動，僅能就地略研判，可能有沿平漢路、大別山北麓、長江、浙贛路等數案。以之，工事之構築，兵力之配備，亦形分散，迄至八月下旬會戰前期結束時，始能針對敵情部署兵團，此誠不無遺憾。

(三)七月初軍委會發佈之作戰指導方針，縱深性稍嫌不足

會戰時完整之戰略構想，應涵蓋會戰全程，即對爾後之行動指導，亦需預爲概定，而尤以高階層之指導爲然，蓋如此，方可使部下指揮官對會戰後之行動，有所準據，以免臨時發生不合戰略目的之行動，致破壞全般企圖。本狀況，軍事委員會之作戰指導方針，僅止於「在武漢外圍作戰四個月」，至於四個月以後，應該如何？如不能到四個月，則又將如何？并未提及，其縱深性稍嫌不足，蓋因當時國軍將校，素質不齊，戰略戰術修養，往往不足，軍事委員會爲保持指導之彈性，及確實掌握部隊之行動計，故即有腹案，事前亦不予發佈，以免下級有不合目的之行動發生，待至時機成熟，再行下令，此種分段指導，乃爲當時事實之所需，察該方針中，既有「實施戰略持久戰，……在武漢外圍，作戰四個月」之語，則四個月以後如何，或撤退至某某之線繼續作戰，軍事委員會當時必有完整之腹案，不過在方針中未明確寫出而已，待等狀況需要時，再行下令耳。觀夫至十月下旬，即自動放棄武漢，可以見之。

(四)一個會戰分兩個戰區，有待商榷

六月中旬，軍事委員會鑑於全般狀況，成立第九戰區，以負責江

南方面之作戰，江北方面則仍由第五戰區指揮，并概沿長江爲作戰地境線，如此，使長江南北兩岸之兵力運用，缺乏融通性。蓋不論上自軍事委員會直接調配，或自戰區間自行協調，均有不便之感。同時，長江水道爲敵主要接近路線，沿江劃分作戰地境，既與原則不合，而此水道在國軍陣地後方仍可利用，蓋敵空軍之妨害，總屬有限，以此，應設立統一指揮機構，而長江正面，亦以由一個兵團負責爲宜。但當時國軍以人事協調問題，有不得不然者，幸賴 蔣委員長駐節武昌，躬親督導，始能彌補此缺憾，而完成會戰之任務。

(五) 缺乏戰略預備兵團

在本會戰初期，第五戰區作戰計畫中，雖曾控置第二十九集團軍（3個軍6個師）爲第二線兵團，但戰況一行發生，立即以之填補戰線；第九戰區則北自長江沿岸南至湘贛鐵路，廣正面火縱深配置兵力，並未控制戰略預備兵團；軍事委員會之八月下旬計畫中，則遠自雲貴增調部隊。故至十月初旬，當敵軍北翼深入至信陽附近時，部份雲貴部隊，雖先後抵達，但已逐次加入鄂南戰場，致無預備兵力可用，不得不從戰場內抽調兵力，臨時編組豫南兵團，以事堵擊，遂未生效。

(六) 戰略指導成功，戰術運用欠當

國軍在戰略指導上，採取持久作戰消耗敵軍，以換取四個月之時間，保存戰力，完成任務。會戰後期，國軍第九戰區主動向湘北逐次抵抗，敵第十一軍亦全力向南推進；以第五戰區而言，察覺態勢不利立即向鐵路以西轉進，重組陣地。可是在會戰中即有反擊，除萬家嶺之戰外，多未見效；又以七月末第九戰區之作戰計畫而言，處處追隨

敵軍行動，亦非所宜。

(二) 備多勢分與逐次使用兵力

會戰初期，北自豫南，南至湖北、贛西，東至皖西、贛北，西至鄂西，廣正面部署兵力，備多勢分；會戰中期，更遠自雲貴逐次增援，以致戰場上之兵力，始終未能適時集中使用。

(三) 連綿不斷之陣地線無法阻敵

江北方面，計畫南自田家鎮、北至武勝關，構築第二陣地帶，由武漢衛戍總部負責，以 8 個師守備之。查本陣地帶正面將近 300 餘公里，構築連綿不斷之陣地，既費力費時，若全面守備，勢必處處防禦，處處薄弱，不如利用地形，選擇要點，加強工事，堅固據守，控置強有力兵團於後方，彈性運用，至必要時，以一部加強重要部分要點之守備，另以控置兵力，對據點間滲入之敵，予以決定性之打擊，始能有效。何況中國版圖廣袤，戰地遼闊，不論在任何戰區，均不可能用連綿不斷之線式陣地，以阻止敵之攻勢。

(四) 潛山之反擊，下級戰術行動，未能配合上級之戰略指導

下級對上級之戰略指導，未能深切了解，以致目的落空，影響全局。七月二十六日，軍事委員會之戰略指導（即其所下達於第三、第五、第九戰區之訓令），以第九戰區正面迎擊，以第三、第五兩戰區襲擊敵之後方，目的在妨害敵長江之後方補給線。當時第四兵團對第二十六集團軍（3 個師）指示電令「……以一部確保西北各隘路口，主力由現地向西南擊敵側背，截斷潛太、懷太間敵之後方連絡。」而言，僅為有限目標之攻擊，與軍事委員會之「……一舉擊破之，進迫安慶。」之目標，出入甚大。此無他，下級對上級之戰略指導，有欠

深切之瞭解，以致其執行任務之手段，未能符合軍事委員會之期望。本狀況，軍事委員會之戰略指導，極為正確，其所以未獲預期之成效者，乃下級之戰術指導未能配合，致有此失。反之，如第四兵團能抽調有力兵團出擊，一舉進迫安慶，確實妨害敵之長江航運，則敵在九江之作戰，必受影響，整個戰局，可能改觀。

(十)有內線作戰之利，而未能把握戰機，以擊破敵最弱之一環

國軍在武漢戰場，地形上原有內線作戰之利，在兵數上且三倍於日軍，不論北以大別山區為屏障，集中兵力先擊滅敵江南之主力，或先令一部利用九江至瑞、武、陽三角地帶遲滯敵人，集中兵力先擊滅其北方之第二軍，應均屬可採取之案。奈國軍調整師之火力，按編制裝備計，則僅及敵甲種師團（野A）之百分之二十五（參考初期戰役敵我戰力比之部），今又兵力不足，裝備不齊，若以半數計之，則戰力約僅及敵師團之百分之十二，成為一與八之比，以此計之，則國軍之戰力雖稍優於敵，但以指揮力、機動力、偵搜力、補給力等均不及日軍，尤以戰車、重砲及海空之支援能力，更不如敵遠甚，若實施各個擊破，并無勝算可操，若萬一主力方面作戰失利，則必影響「持久戰略」之總方針，因此，放棄各個擊滅之指導，自屬至當；但如遇時機有利，還應把握戰機，以各個擊破之手段，擊滅或擊破其中較弱之一環，則對整個戰局而言，自然更有效益。當會戰中期，敵第六師團於八月末，自黃梅西側沿長江北岸向西攻擊時，與其南北兩主力間，受長江與大別山之分離，為敵各路中最弱之一環，且該師團直指武漢核心，旨在分隔國軍兩個戰區，其危害性亦最大；當時，第四兵團轄有17個師（根據軍事委員會八月下旬之作戰計畫，而減去第二十一集

團軍之師數。)之兵力，兵力有兩倍之優勢(按一比八計)，且地形有利，該兵團如能先期集中主力，預置於廣濟東北大別山南端，正面利用既設之縱深陣地，加以氾濫阻絕，遲滯敵人前進，最後阻敵於廣濟附近地區，加以側擊，當有擊破該敵之可能，如擊破該敵，則九江方面之敵，當感受威脅。惜當時未採取此案，後雖以第二十九集團軍(5個師)向南側擊敵人，終以配合不良，兵力不充，致未生效。

(二)第一兵團未能利用外翼有利態勢，側擊敵人

第九戰區第一兵團，在萬家嶺方面反擊成功，擊潰敵一個旅團，乘此南潯路方面之敵攻勢頓挫時，應隨之轉移兵力，於敵第九、第二十七兩師團越富河長驅西進之際，確遵軍事委員會預定之指導，在武寧方面，集中第一兵團主力，與第二兵團協調，向辛潭鋪方面，側擊敵人，則可能予敵軍主力以打擊，遲滯其西進。

(三)第五戰區之戰略翼側，有欠堅強

第五戰區於十月十七日，策定之戰略轉進計畫，以其戰略翼側欠堅強，乃被敵軍突破，致造成轉進中若干困難。蓋以第五(豫南)兵團編成之目的，原在阻擊自信陽方面包圍之敵，以掩護側背之安全，但以該兵團係臨時編組，其所屬部隊均為久戰之餘，臨時抽調，而兵力又分散，雖有反擊之行動，而倉惶應戰，未臻協調，致不克發揮統合戰力，阻擊失效，敵鑽隙突進，應山、安陸等地，相繼失陷，乃造成第七十一軍主力、第三十一軍、第三十九軍被阻花園、應山東北地區，最後幸賴戰地指揮官之獨斷，利用敵軍空隙突圍，雖亦突出重圍，但仍造成嚴重之損失。

(四)高級指揮官賦予下級兵團任務時，常未考慮予以達成任務之

能力與時間

第五戰區方面，九月初，第四兵團在廣濟東方以第二十九集團軍向敵第六師團之側擊，及十月二十四日，豫南兵團兼總司令李宗仁上將下令對應山北側敵包圍部隊之反擊，均未奏效，其原因當在此；第二十九集團軍則以能力與時間均嫌不足，豫南兵團則為時間倉卒，未臻協調，不克發揮統合戰力之所致。

(四)中央兵團留置敵後，實施教擊作戰，戰略效果良好

八月下旬軍事委員會之保衛武漢作戰計畫指導要領第三條，決定於大別山設立游擊根據地，至十月十七日，第五戰區策定全軍撤退計畫時，乃留置中央兵團於大別山區（第二十四集團軍且遠在蘇北淮陰地區），改為蘇鄂皖邊區兵團，任敵後游擊，擾亂敵後，牽制敵軍，爾後所發生之作用極大，并推進至蘇北、魯南，重建蘇魯皖敵後政權，亘抗戰全期，堅定敵後民衆之抗戰意志，且不斷予敵以嚴重威脅，使敵以戰養戰之企圖，不能暢所欲言，在前方作戰，亦受影響，獲得良好之戰略效果，亦可見最高統帥部最初即對敵後游擊作戰決策之正確。

(五)其他

1. 戰略情報正確，戰鬥情報欠缺

本會戰中，戰略情報正確，以九月二十三日之情報為例，此時敵在南潯路方面為2個師團，在瑞昌正面僅有一個半師團（而其第九師團尚未加入戰鬥），但已獲知「其主力仍圍進出瑞昌方面……指向咸寧」可以見之。在戰場上則因搜索機關不健全及忽視情報業務，致戰鬥情報，甚為缺乏，故各級部隊之作戰計畫，均不太切合爾後之戰鬥

情況。

2. 指揮階層太多，使命令之傳達遲緩

指揮層次太多，自軍事委員會開始，中間經過戰區、兵團、集團軍、軍團、軍而始到達師，使命令與報告，轉達費時，形成指揮上之遲滯。

3. 在補充不良之狀況下，第二兵團能適時編併部隊，以加強戰力，措置適當

第二兵團在十月末，於鄂南戰場，因部份部隊，損失嚴重，乃臨時令第四十三師、第二師、預備第四師、併編為第四十三師，第八十二師與第一三七師併編為第八十二師，用以減少指揮單位，加強戰力。蓋以部隊在每次作戰之後，其人員裝備，必蒙受損失，若不克及時補充，則為適應新狀況新使命，臨機予以編組，亦為指揮官之至當措施。

二、日軍

(一) 戰略決策屢加變更，影響會戰準備

日軍大本營之對「漢口作戰」，其決心與實施方案，屢加變更，初則在「不擴大方針」之指導下，暫不實施，繼則其大本營四月間決定徐州會戰時，雖已考慮「漢口作戰」并「將擬於明年實施之漢口作戰……，提前實施。」在兵力上，其計畫已有新設兵團之成立，但需延至八月間始告完成，加以黃河決口，淮河氾濫，日軍不得已將主作戰由大別山北麓改至長江方面，以致用不足之兵力，準備不充分之情形下，實施作戰。

(二) 戰略目標，與「決勝戰略」目的不符

「決勝戰略」，應以殲滅敵武裝力量爲目標，不應以地區爲目標，蓋敵武裝力量覆滅後，則佔領地區問題，自可迎刃而解。日軍之對華作戰之始，其最高政策，雖搖擺不定，但其大本營在戰爭初期，則以「速戰速決」謀求「迅速解決中國事件」爲最高指導原則。至本會戰時，則以兵力不足，又鑑於過去之經驗（無法捕捉中國野戰軍），乃限制慾望，而轉以殲滅中國野戰軍爲副目的，雖其主目的已圓滿達成，而其副目的，則收效不宏，致演成爾後之長期作戰。

(二) 兵力運用，允稱適當

日軍既無法在本戰場增加兵力，而又非以現有兵力，立即實施攻勢不可，則其兵力編組與部署，大致適切。蓋以約6個師團用於長江地區之主力方面，以4個師團用於大別山及其以北地區，對本會戰已能造成有利之戰略態勢。

(三) 兵力不足，難收「包圍殲滅多數敵軍」之戰果

日軍之第十、第三師團，由信陽方面經應山、安陸向漢口西側深入之包圍行動，因包圍圈過大，包圍之兵力不足，雖概已作到態勢上之戰略包圍，而不能進而達到實質上之戰術包圍，包圍之兵力分散，密度不夠，處處發生空隙，第五戰區部隊，乃能從容向西轉移，即被阻於應山、花園東北之部隊，仍能分別向信羅公路，或信應公路、應安公路間，先後分別突圍，如日軍能在該方面增加2至3個師團，以加大戰線上之兵力密度，則可能殲滅國軍多數野戰軍，日軍雖有第二十一軍可用，奈其當時之企圖，僅在切斷中國廣州方面之國際補給線，及欲攻佔中國政治、經濟、地理中心之武漢爲滿足，故有此失。

(四) 最後階段之指導，放棄戰場會師之良機

日軍在本會戰係採取分進合擊之攻勢作戰，實施連續之攻擊，故能獲得戰場上之主動；但其第十一軍主力，進至金牛附近時，逕向湖北進出，乃逸失與其第二軍合擊之有利時機，即其攻佔武漢之部隊，僅以一個聯隊北上與其第二軍會師，主力亦指向岳陽，致使中國江北大軍，得以向西轉進，日軍乃逸失此戰場會師之良機。或因日軍指揮官認爲：以其第二軍之第十、第三兩師團之包圍行動，即足以切斷中國江北大軍之退路，在其第十三、第十六兩師團之正面壓迫下，可以殲滅第五戰區部隊，乃有此失。

(內)對敵第二十一軍使用方面及行動之研究

敵第二十一軍在大亞灣登陸，攻略廣州之目的，在切斷中國之國際補給線，削弱國軍之戰力，同時亦在以之影響武漢方面之作戰。因國軍第十二集團軍各部，兵力分散，戰備不充，疏於防範，使敵輕易攻佔廣州，切斷該方面之補給線，但國際補給，並未因此完全中斷，僅受相當程度之困擾而已。對削弱中國軍之戰力而言，國軍戰力，雖筆露藍縷，武器窳敗，各級部隊，仍然戰志高昂，尤其對武漢方面之作戰，影響不大。就野戰戰略言，依「在適時、適地，集中可期必勝之兵力於決勝點」之原則而言，其第二十一軍，以使用武漢方面爲宜。

但其第二十一軍因中國空軍偵察力極度劣勢，而其行動祕密，登陸點選擇適當，在國軍準備不充之大亞灣登陸，直撲廣州，迫我第十二集團軍迅速後撤，以此觀之，日軍對該方面之狀況判斷，及其戰術行動，亦足稱道。

(乙)戰術上長於避實擊虛，善用包圍

日軍各級指揮官均能按戰術原則指導戰鬥，尤長於運用包圍迂迴

行動，當於正面受阻，即以包圍行動，壓迫國軍。如：日軍在馬當攻擊前進時，向彭澤、湖口逐段行水上包圍；其第一〇六師團在廬山受阻，則以第一〇一師團向星子作水上包圍；其第十三師團在葉家集受阻，則以第十六師團由北翼深入，以包圍國軍第七十一軍；其第十師團對潢川之攻擊，亦利用淮河水運向國軍第五十九軍西側背包圍；信陽之戰，其第十師團之攻勢，遭國軍第十七軍團挫折後，以第三師團由北翼包圍；尤以最後其第十、第三兩個師團合力自國軍第五戰區左翼兵團之左翼外迂迴，鑽隙南下，逼國軍臨時編組之豫南兵團倉猝應戰，未能有效阻止其前進。凡上種種，均足稱道。

(八)對補給線能靈活運用

補給線爲軍隊之生命線，其安全極爲重要，爲了補給安全，故應準備多條之補給線。其中之一，一旦受有威脅，則可變換之或另行建立，方不致因補給線之被切斷，而影響前方之作戰，日軍在本會戰中，對此有良好之作爲。在八月間，第五戰區中央兵團反擊潛山、太湖、宿松時，繼而克復太、宿，完全切斷該方面第六師團之補給線，敵即將之轉移於小池口方面。十一月中旬，當敵第二軍主力已進至漢口以北地區，其後方之六安、商城、固始、潢川間廣大地區，被國軍之敵後游擊部隊收復，補給線全面截斷，敵即將該方面之補給線放棄，轉移於長江方面，可見日軍對補給線之重要性及靈活運用，有充分之認識。

(九)日軍對「漢口作戰」，其三個主作戰線之分析比較：

第一案——自鄭州沿平漢路南下，從北面「衝擊」漢口——日軍華北方面軍所主張之案。

第二案——沿淮河地區通過大別山區，「由北方席捲漢口」——日軍大本營在五月下旬所決定之案。

第三案——沿長江地區，以溯江作戰與江南之陸上進軍配合，由南翼包圍漢口——日軍最後實施之案。

分析：

第一案

優點一

1. 前進路線良好，除武勝關與平靖關附近外，大部便於機械化部隊之運動。
2. 攻擊成功，可迅速包圍國軍在武漢以東長江以北之野戰軍，能收最大之戰略效果。
3. 使我國東南豐富之人力物力，難於西遷，用以建設抗戰後方。
4. 由華北方面順勢南下，則可「衝擊」我陣地之側翼，態勢有利。

缺點一

1. 前進距離較遠。
2. 西側翼感受威脅。
3. 武勝關一帶，地形險要，且亦屬有備方面。

第二案

優點一

1. 前進距離較短。
2. 當時日軍在徐州會戰直後，以追擊態勢向豫東南及皖北進

出，態勢自然。

缺點一

1. 前進路線不良，需通過險峻之大別山區，不利於攻勢作戰（從其第十三、第十六兩個師團之攻擊過程中可以證明。）
2. 豫鄂邊境及大別山西南麓，均有國軍之堅強陣地帶，有攻堅之不利。
3. 卽令攻擊成功，亦只能向武漢西南壓迫，難收包圍之效。

第三案

優點一

1. 有優勢之海空軍，可利用長江爲良好之前進路線及補給線。
2. 前進距離，較第一案爲近，較第二案爲遠。
3. 地形較第二案爲有利。
4. 爲中國軍準備不充分方面。

缺點一

1. 長江兩岸尤以武昌附近湖沼甚多，車輛部隊運動困難。
2. 南有幕阜山脈，機動空間受限制。
3. 此時在華日軍主力在徐州地區，需實施較大規模之調動，及先期攻佔九江附近爲集中地，費時費力。
4. 自東向西攻擊，僅能將國軍主力向西驅逐，難收包圍效果。

根據以上之分析，當以第一案爲最佳，可收戰略上之巨大利益；第三案次之，可在國軍防備不充分方面進出。但以黃河決口，淮河氾濫，豫東方面進軍受阻，不得不改取第三案。今日軍使用約10個師團

之兵力，不論實施何案，以其裝備、訓練，尤以火力、機動力及海空之支援能力遠優於國軍，均可攻佔武漢，惟以戰區遼闊，難達包圍殲滅之效。

第七項 經驗教訓

一、戰略指導，重於戰術運用

戰略指導成功，為戰勝之基礎。在本會戰中，在戰術上，國軍雖多有失誤，但在戰略上，能按預定計畫，以逐次抵抗，消耗敵人，以空間換取時間，終使在武漢地區之人力、物力，尤其重要之工業設施，得以向後方轉移，有利於「長期抗戰」，是乃國軍戰略上指導成功之結果。

二、控置戰略預備兵團，為會戰指導之要件，而在守勢作戰時為尤然

戰略預備兵團之控置，不論在攻勢或守勢作戰，均屬重要，否則，待最後決戰時，將無充分兵力可用，必至功虧一簣；在守勢作戰時，尤為重要，因敵之行動，實屬無法逆料者，故更需控置較大之機動兵團，以備不意事態之發生，此乃最後勝負及安全之所繫。同時，在守勢作戰時，不宜用連綿不斷之障地帶，以阻敵攻勢，尤以在空中騎兵及裝甲部隊極度發達之今日為然。

三、戰略翼側應堅固，而在敵前橫方向之撤退時，更為重要

戰略翼側，應有堅強之戰力，乃作戰軍安全之關鍵所在，而當可能演成敵前橫方向之撤退時，則更為重要，蓋將以此為支撐，掩護全軍轉進，全軍始有安全脫敵之可能。本會戰中因國軍豫南兵團十月下旬對信陽方面之反擊無效，致造成撤退中若干困難與損失，可以見

之。

四、分進合擊之指導，以戰場會師爲第一要務

分進合擊之最後目的，在包圍殲滅敵人於戰場，故必須於適當時機，着意於戰場會師之指導，始可竟全功，否則，指導上若不此之圖，則即令獲得戰勝，其勝利亦不徹底，而此時機，稍縱即逝，爲指揮官者，安可不洞察機先，時時注意及之。

五、戰略包圍，需有進而爲戰術包圍之能力，始可收圍殲之效

包圍作戰，規模愈大，則收效愈宏，但實施包圍者，於戰略包圍之後，必須有足夠之兵力，繼之以戰術包圍，構成嚴密之包圍圈，始可將敵人捕捉殲滅；或有強大之機動力，進入敵後，徹底切斷敵軍退路及其後方連絡，癱瘓敵指揮系統，亦可收殲滅之效。反之，即令已形成戰略包圍，遇意志堅強之敵，仍可乘隙突圍，重整戰力，再事作戰。

六、戰略持久，仍應相機實施戰術決戰

戰略持久，可以持久作戰爲其主要手段，在持久作戰中，仍需相機實施局部之戰術決戰，打擊敵人，以遲滯敵人之行動，獲得更餘裕之時間；有時，爲了對全局有利，即令作局部犧牲，亦所不惜；同時，即令局部有限之勝利，對士氣之維持上，亦有莫大之利益存在。否則，純防禦性之守勢作戰，即令堅固如馬奇諾防線，亦未有不陷落者，何況在本會戰中，國軍之要塞地區或築城地帶，對如此廣大戰場而言，陣地範圍甚小，即令敵不以陸海空聯合火力加以摧毀，亦可以包圍或迂迴之行動，使其失效，不能達成爭取時間之目的；且長時間長距離之一再撤退，對部隊士氣之影響甚大，極易自退却演成潰退，如

萬一潰退，則戰力之恢復，將極困難。

七、戰略指導，應注意戰術支援之可行性；下級指揮官之行動，則必須符合上級之戰略指導

高級指揮官在指導上，須予下級以充分達成任務之能力及準備所需之時間，否則，即令戰略態勢良好，亦不可能有良好之戰果。反之，下級指揮官之戰術行動，亦必須符合上級之戰略指導，否則，其戰略目的，必致落空。

八、戰術上獎勵包圍，乃戰史經驗之累積成果

包圍攻擊，較之正面攻擊為有利，如非狀況地形限制，非實施正面攻擊不可者外，則以包圍攻擊為宜，即令一翼包圍，最低限度，亦可逼使敵人放棄戰鬥，而獲致戰況之進展，本會戰中日軍若干包圍攻擊行動之結果良好，可資佐證。

九、防禦工事，應先期構築，方可期其堅固；江防要塞，亦應加強正面之防禦

本會戰中，國軍之防禦工事，除馬當、田家鎮（含碼頭鎮）等幾個要塞地區外，均為臨時築成之工事，幸其中大部以地形險要，亦發生阻敵之效外——據日方所稱：廬山方面，即是堅不可破（敵轉由鄱陽湖西岸以水上包圍於星子登陸，其故當在此）；大別山陣地，牢不可摧（致令敵攻擊部隊蒙受嚴重損失）。——餘均為敵輕易攻破。其次，各要塞陣地之正面均以對江面為主，陸正面則較薄弱，故每一要塞之失陷，幾均由陸正面先告失利。

十、補給線應預有轉移之準備

補給線為作戰軍之生命線，如有被威脅或切斷之虞時，應預有轉

移之準備，方可保持前方第一線作戰部隊之戰力，而在大兵團作戰時尤屬重要。

十一、大河流本為地障，若在與作戰線平行時，對於攻勢一方，且在海空軍優勢之下，反為有利。

我國向視長江為用兵之一大障礙，在今日海空軍發達之下，不僅不成為障礙，尤其在日軍自東向西採取攻勢，反利用之為進軍路線，且亦成為其主要補給線，故地形之是否成為障礙，須視作戰條件而定，不可一概而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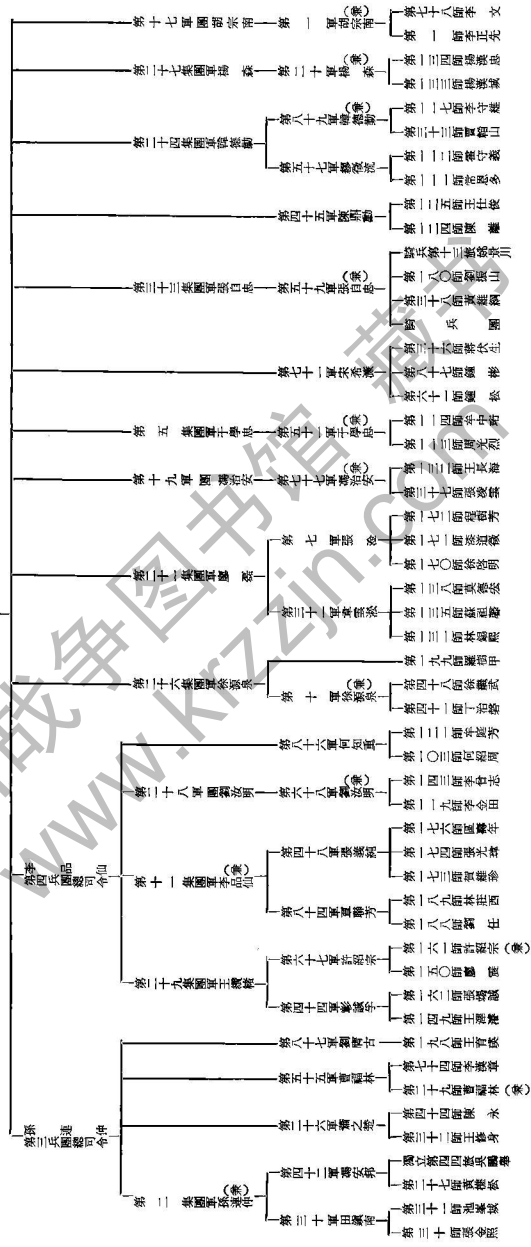
十二、敵後游擊作戰，唯有獲得民衆之合作，乃能發生效果

我國地域遼闊，戰場廣大，敵武力祇能佔據點線，在廣大之地域中，民皆我民，同仇敵愾，故即令大規模之游擊部隊，仍能活動自如，以其能普遍受當地民衆之支持與掩護，有以致之。

抗日战争图书馆 藏书
www.krzzjn.com

表列序門戰區五戰會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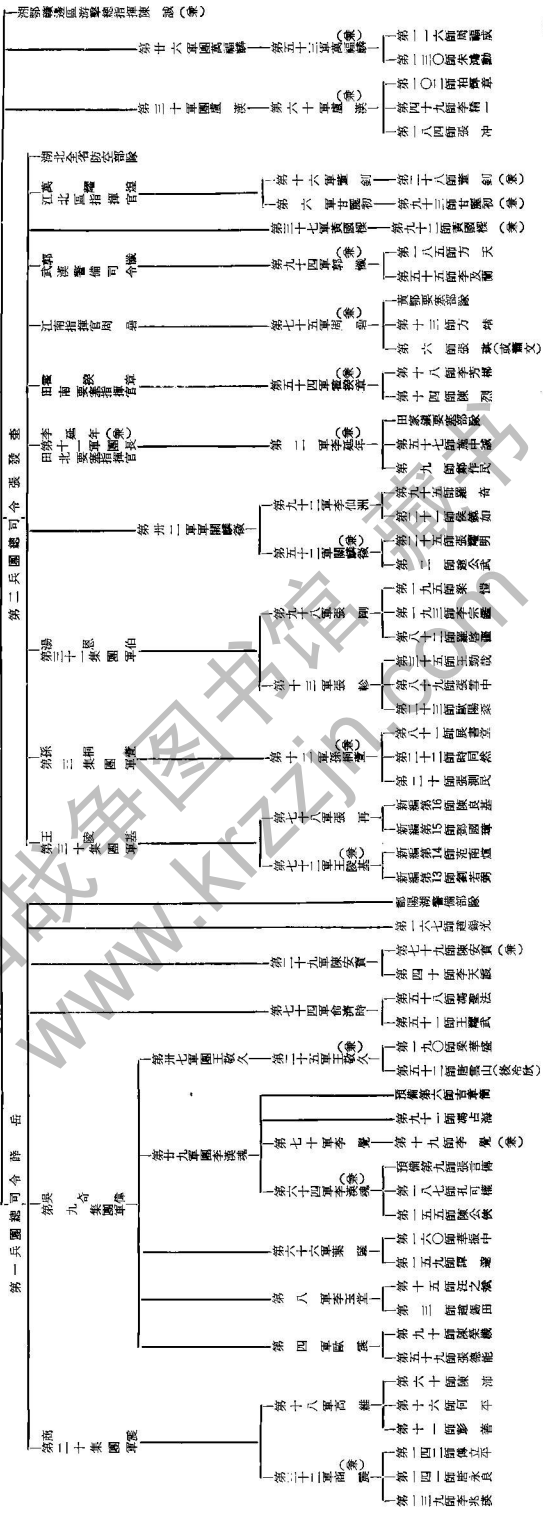
(民國廿七年六月中旬)
第五戰區司令部 李宗仁 長官



抗日战争图书馆 藏书
www.krzzjn.com

第九戰區區司令部長官官團 (民國廿七年六月中旬)

第九戰區區司令部長官官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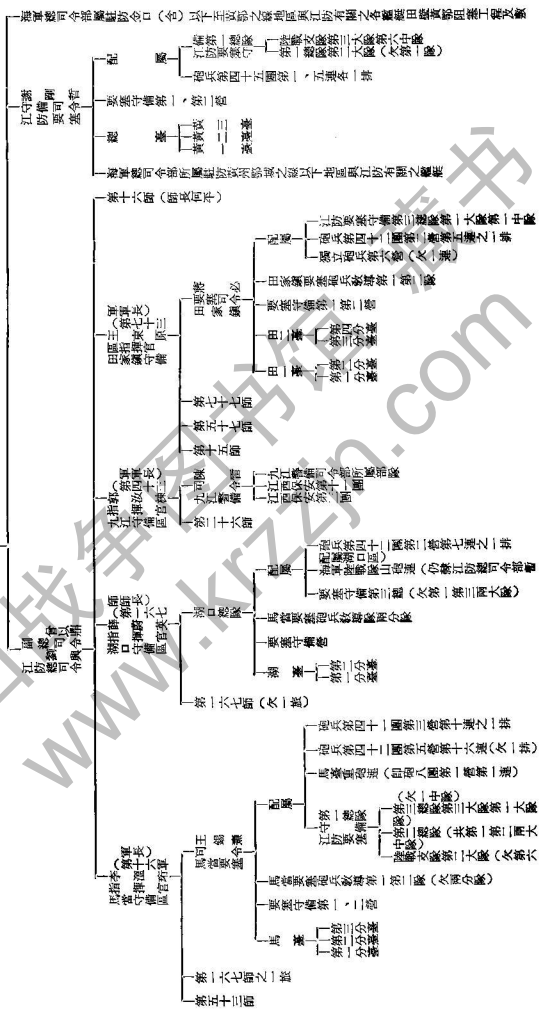


抗日战争图书馆 藏书
www.krzzjn.com

武漢會戰 江防軍指揮系統表

附表三

(民國廿七年六月三日)
武漢軍政總司令部陳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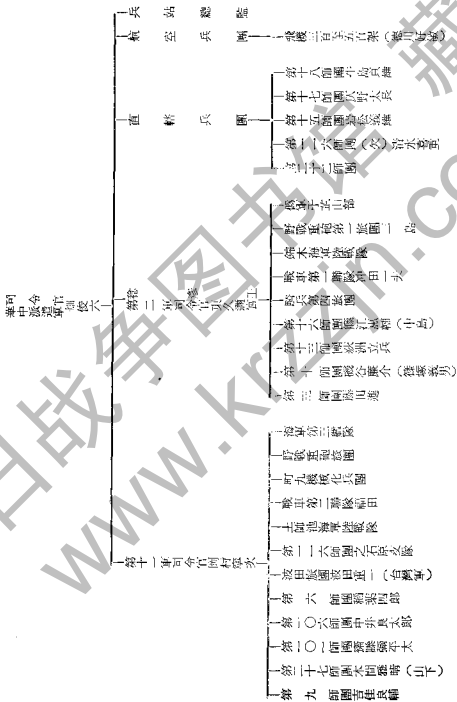
附記：長江阻擊設計考察委員會，仍隸屬軍事委員會，但應受武漢軍政總司令部之指揮。

註：一、第十七軍團長兼第七十三軍長王東原原將軍之第七十三軍，係調湖口地區守備。田家鎮要塞方
二、要塞守備第一、二、三總隊，係由海軍艦上官兵編成。

抗日战争图书馆 藏书
www.krzzjn.com

附表四 武漢會戰日軍指揮系統表
(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四日)

附



六、本委根據該師團駐紮位置及日軍戰史、日本軍閥圖七及「日本不承認滿洲部」參照譯者
 五、直轄兵團之編制任務，得隨時預備及維持佔領區之安全為主。
 四、第十八師團於九月十七日編入第二十二軍，參加攻取作戰。
 三、華中序列，於十月十四日配屬第二軍。第一一六師團之白根榮彥，朱會戰後，加入戰鬥。
 二、大別山北麓方面，由第二軍東久通宮中將統一指揮。
 一、長江方面，由第二軍岡村寧次中將統一指揮。

抗日战争图书馆 藏书
www.krzzjn.com